儀禮注疏詳校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注疏詳校

(一)

盧文弨輯

本館據抱經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儀禮注疏詳校

儀禮注疏詳校序

抱經先生纂儀禮注疏詳校成。將以授梓。以廷堪嘗從事於是經也。命之作序。廷堪按。儀禮一經。明監本及汲古閣本舛誤特甚。嵇山顧氏、濟陽張氏、既據開成石本校正其經文矣。校鄭注者。則有休寧戴氏。并校賈疏者。則有嘉定金氏。戴氏所據者。小字宋本、嘉靖重刻相臺本。金氏所據者。明鍾人傑本、陳鳳梧本。至于所校賈疏。惟據經傳通解一書而已。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歸于至當。以云詳校。誠不虛也。其經文於顧氏張氏所校之外。如大射儀負侯許諾節。如初去侯。據歙縣汪氏。以爲去侯二字疑衍。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節。朱白蒼下。據戴氏。以爲仍當有朱白蒼三字。既夕記男女改服四字。據金氏。以爲從大記誤入。特牲饋食禮。賓坐取觶還東面拜。據戴氏。以爲拜字誤衍等。皆確不可易。而注文大射儀脫者六節。公食大夫禮以疏文誤入者二節。竝多至百許字。尤爲有功於鄭氏。疏文則據魏氏要義等校正。亦有多出於金氏者。後之治是經者。執此而求。不翅暗室之一燈。大水之一樹矣。又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案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引鄉飲酒禮。以爲知在洗西。則經文無于洗西三字可知。燕禮主人盥洗節。賓降筵北面答拜。案疏以賓受獻訖。立于序

內。未有升筵之事。謂降筵爲誤。誠然。今以大射儀經文校之。賓降筵三字。當作西階上三字。蓋大射之前即燕禮。故此節經文全與大射同。唯此三字異。而鄭注亦與大射略同。無降筵之說。則鄭氏所見經文本非賓降筵字可知。少牢饋食禮。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節。脊脅肺肩在上。案禮之通例。肩貴體。不當在脊脅之下。濟陽張氏云。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遺胃字。則肩字即胃字之誤。今詳疏意。亦當作胃字。然則唐初本尚是胃字也。此三條皆廷堪尋繹疏文而得者。其盥于洗西節。已竊幸與先生合。其後二條。未審尚可采擇焉否也。廷堪淺學。以附名簡末爲榮。故不辭而爲之序。至于其徵引之廣。刊定之嚴。不使敖繼公臆爲增改者闌入焉。則深於禮經者自知之。無俟廷堪之頌揚也。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歙縣後學淩廷堪次仲氏拜序。

自序

乾隆庚申之歲。吾師桑弢甫先生、講學於湖上之南屏。秀水盛庸三世佐。實從之遊。余館於城中。不能與共學。而往還恆數焉。見其手儀禮一經。竟衆解而研辨之。於其節次。亦時有更易。以其所爲說質於先生。定而後。各條疏於經文之下。余見而好之。亦欲從事於斯。而家無此書。遂輟不爲。庸三以戊辰成進士。余時亦在京師。因索其向所著。則已裒然成書。因得縱觀焉。歎其精鑿實有出於昔人之上者。顧其文繁。力不能倩人鈔錄。庸三既得滇南縣令缺。旋出京。蓋余之於此經。其萌牙實於是乎始。後更無有人相爲提唱者。則亦遂已。庚子入京。晤程蕺園太史晉芳。言於此經已得十一家之本。將爲之甄綜而疏通之。則又躍躍然以喜。是時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見諸家之本。往往有因傳寫之譌誤。而遂以訾鄭賈之失者。於是發憤先爲注疏校一善本。已錄成書矣。既而所見更廣。知鄭賈之說。實有違錯。凡後人所駁正。信有證據。知非憑臆以蘄勝於前人也。因復亟取而件繫之。向之訂譌正誤。在於字句之間。其益猶淺。今之糾謬釋疑。尤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議論。則余書亦庶幾不僅爲張淳、毛居正之流亞乎。夫前人有失。後人知而正之。宜也。若其辭氣之間。有不當過於亢厲者。此則徵爲削之。今定書之摠名。惟曰儀禮

注疏詳校。不加以辨駁之辭。若是。庶無得罪於先賢乎。庸三之書。名曰集解。滇之大吏。委以解銅。至儀徵而卒。遂無從更見其書。此書僅載一兩條。猶是昔年之錄於簡端者也。蕺園相晤之明年。余至山西。旋聞其卒於秦中。所欲爲者。殆亦未就。獨余以不肖軀尚留世間。今年已七十有九矣。回憶南屏初見是書時。去之五十餘年。而始得成是編。不可謂非幸也已。

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六月。仁和後學盧文弨書。

凡例

儀禮一書。自宋已來。相傳之注疏已有譌錯。如朱子通解、黃勉齋通解續、楊信齋圖、魏華父要義所引。亦與今本大概相同。

今上乾隆四年重雕十三經注疏。而儀禮一書。尤極審正。一切字畫。悉依正體。凡舊本之錯誤。多所改定。又欽定儀禮義疏幷圖。頒行學官。於舊人之說。其是者愼擇而取之。非者詳辯而斥之。闢荆榛而示以周行。學者始得所遵循而無惑矣。今所引證。多本於是。

鄭注是者固多。然亦不能全是。賈疏宗主鄭說。即有參之前後而不合。證之他經而亦岐者。亦必依違其閒。曲爲之解。近來桐城方氏、錢塘吳氏、亦頗掎摭其失。今採其確然至當者。以小字綴之於下。論之駁者。不具錄也。

賈疏本多謬澀。傳寫彌復滋譌。朱子通解一書。細爲爬梳。或潤色其辭。或增成其義。讀者易以通曉。致爲有功。今凡改訂不多處。即連於賈疏中。但注某字爲朱子所增所改所刪。可以一覽了然。若賈語微滯。而義不甚違。則寧仍其本文。或以朱子所改注其下。不至全失本文。蓋校書最宜愼重。與自著書不同

也。

通解於賈疏。往往有移易其前後者。後之所見。乃前之所刪。嘉定金氏作正譌。專依朱子爲正。忘賈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後文爲脫去。輒以通解補之。今既灼知其誤。不以錄入。其他亦有一二爲朱子所增成者。宋本各家本皆無之。本亦人所易曉。故不據以增補。

賈疏於經文。每段皆標明其旨趣。然亦有遺漏處。嘉定浦氏、悉爲補之。幷於標題及分段誤處亦爲改正。今皆從之。

張忠甫識誤一書。專依陸氏釋文。以正經注之誤。但唐已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同。各從其舊可也。今本乃附釋文於經注之下。不得不改賈氏之本以從陸。其實釋文自當附於全經之後。與易經注疏、晉書、新唐書一例。庶乎不致兩傷。常熟毛氏本。又參入通解之音。益爲不倫。余於各經釋文。已有專刻。今故置而不論。

外閒常行之本。惟汲古閣所刻。家有其書。今所摘誤字。皆就此本而言。他本閒一及之。未能詳也。

江都汪拔萃容夫中。曾示余以儀禮之但有鄭注而無疏者。其閒有朱筆校訂。於注之先後頗有移易。因經文初見處。鄭或不加訓釋。而於再見三見始出之。校者因爲之移後以置前。相傳以爲宋本。而與賈

疏殊不相合。後賢之高郵劉學博端臨台拱。以爲所校者實非宋本。太半乃依元人敖繼公集解本也。劉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今爲鎮江學官。亦不能往就正焉。書成。當先寄之。或有增訂。當錄附於書後。

鑒定并參校捐梓姓氏

大興朱珪石君
嘉善謝墉金圃
錢塘梁同書山舟
大興翁方綱覃谿
嘉定錢大昕竹楣
鎮洋畢沅秋帆
南康謝啓昆蘊山
仁和孫志祖頤谷
江都秦恩復敦夫
湘潭張力行顧堂
桐鄉金德輿雲莊

金壇段玉裁懋堂
嘉定李賡芸許齋
高郵劉台拱端臨
歸安丁杰小雅
歙縣淩廷堪次仲
海寧吳騫槎客
浦江戴殿海瀛三
吳江楊復吉列歐
歙縣鮑廷博以文
烏程沈青達夫
上元孫祖瑞嘉五
上元孫邦杰漢賢
上元孫瀛葆貞

海寧陳鱣仲魚
蘇州袁廷檮又愷
烏程嚴元照久能
海寧錢馥廣伯
蕭山徐鯤北溟
休寧陳兆麟仰韓
武進李兆洛紳琦
杭州金泳惺葊
嘉興葛雄圖書勳
仁和王崇本復初
仁和韓文潮駕虹
蘭谿柳兆勳書旂

儀禮注疏詳校所稱引

陸云 德明 元朗
釋文 亦稱音義.
石經 所稱皆開成石經.
張云 淳 忠甫
識誤
李云 如圭 寶之
集釋
朱子 元晦
經傳通解
黃云 榦 直卿
通解續
楊云 復 茂才
圖
魏云 了翁 華父
要義載湖本異同

敖云繼公集解

今上欽定義疏乾隆四年校刊官本內有出姓名者

吳云紱　方來　宜興

程云恂　燕侯　休寧

周云學健　力堂　新建

本朝諸家

稷若云張爾岐　濟陽　有姓重者稷字以別之鄭注句讀

方云苞　體生　霾皐　桐城析疑

東壁云吳廷華　錢塘疑義至覲禮止以下未得見句解

惠云 棟 定宇 元和古義 有校本

盛云 世佐 庸三 秀水集解

浦云 鐘 聲之 嘉定正字

金云 曰追 璞園 嘉定正譌

戴云 震 東原 休寧說附集釋

柘田云 金榜 歙縣簡端

汪云 肇瀧 稚川 黟縣附識

儀禮注疏詳校卷一

盧文弨輯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吳東壁云據此注主人以爲冠者之父正與孟子丈夫之冠也父命之相會且曲禮內則皆言四十始仕童子安得居士位沈云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蓋以王太子入學受教即選俊之類則彼士固指未仕者而此爲未仕者加冠之禮可知 主人爲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 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東壁云疏謂鄭約玉藻以明君臣同服案玉藻並不言臣且亦不分王朝侯國鄭專指侯國非 疏及下記浦增公諸浦改侯郊特牲作諸侯有冠禮 昔聖王之處士 彼文有也使二字就閑燕也 此與下三也字彼文所無今引書自不必過拘此仍其舊可也下放此然 又浦依通解改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 方云喪服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之長殤以兼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故不得去兄與姊乃割截經文曰大夫爲其昆弟而謂兄爲殤則大夫之冠不以二十其謬顯然 小記云大本文作丈夫冠而不爲殤 東壁云小記言丈夫與下婦人對疏改爲大夫欲以伸其說耳案官依本文作丈夫固是然非賈意是身有德行年未二十而 五字浦校補得爲大夫則是大夫亦 五字浦校補去舊冠字不以

二十而補始冠也　公送晉侯晉侯二字補以公宴于河上　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東壁云若武王八十餘始生成王邑姜之年當不甚遠理不可信且武王遷鎬在伐紂前據有聲詩以成王爲翼子則早已成立矣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方云詩文王嘉止大邦有子適當其年之謂也東壁云王季克明克類斷不令文王早昏皆以斯言爲不足信　是年十九已下尚乃浦改爲殤故知浦補二十乃冠矣　緇布冠官補皮弁爵弁後加斗冕東壁云天下無生而貴者則止應三加若論貴賤則公與士等次懸絕公當以衰冕爲尊又何止於斗冕則大戴禮之說不足訓矣　大戴戴德小戴四字金校補戴聖與劉向爲衍別錄　皆尊卑吉凶先後二字浦補雜亂故鄭氏監本書其名官本君後同皆不從之矣　儀禮疏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義疏云周監二代已經周公損益則亦爲周之禮矣至夏祝商祝不過取其名以爲別於夏商之禮無與東壁之說亦同　鄭氏注舊作註通部皆然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舊本亦竝作註於文義全不可通官本悉改作注是也今從之士冠禮　筮于庙陸云古廟字案下多作廟此當以見音義故不改　門注門之外亦尊無二上之義　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庙神方云卜筮外神故用事於廟　疏闃闃爲門限　曲禮云龜曰卜蓍曰筮彼文作龜爲卜筮爲筮此筮作蓍下疏亦然當由所見本不同金氏據通解此下有蓍草之靈者易說卦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是也十九字謂脫文當補文弨案下疏云故知筮以蓍也文正與蓍曰筮相承且賈疏大例於名物解釋殊略通解於此疏每有刪節增潤之處不可盡據以損益本文也　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既有

常月故不筮也義疏云下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冠非有常月不筮者以事繫日主日則月不必筮也又受聘在始祖廟卽既云不腆先君之祧士於禰廟浦補祧則與聘禮先君之祧同官補謂遷主所藏始祖廟同官改也無大夫冠禮若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通解云大夫雖無冠禮然有幼而冠者亦當與士同在禰廟也此所增潤較通暢然依本文亦自明白凡似此者俱當仍舊但蓍龜卦兆五字官補各有所對若以卦兆官補對生成之鬼神莫善於今易作大乎白虎通作善乎何休注公羊傳王肅注家語禮運皆作善乎蓍龜主人爻冠注爻冠委貌也東壁云爻冠非委貌案記委貌章甫毋追皆初加之緇布冠說詳所著疑義筮必朝服者脫李楊皆有疏同尊蓍龜之道也衍李楊皆無肩革帶博二三官改寸天子與其臣爻冕以視釋文作眡下同張謂當從釋文文弼案賈與陸所見之本各不同卽五經正義莫不皆然故釋文定當附見於後不參本書爲是此視字不當改餘皆放此疏雖經不言褒然浦補褒與韠同色旣官校補云素韠者衍官校刪是以下云文浦改爵弁服純衣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官誤刪尊蓍龜之道也官誤衍者官補此筮二字金校補不服此服乃服朝服云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此亦玉藻文浦云唯再繚四寸爲玉藻成文餘皆約其義亦皆玉藻文補肩與革韋浦校改帶廣同云天子與其臣爻冕以視

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以上十六字亦當全引金校補者此約玉藻而知東壁云鄭增入臣字以明君臣同服於古無據疏又增之曰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爵弁冕以筮日其說顚錯極矣此經明言爵冠朝服竝不言皮弁爵冕卽云傳寫之誤天子服皮弁諸侯服爵冠亦屬臆說證此爵冠冕金校改朝服而筮者若然云官改天子用爵冕諸侯用同金校改皮弁有司如主人服注府史以下也李楊皆無疏同今時卒史吏金校改及假吏皆李無是也方云有司蓋族黨內中下士也若庶人在官者下士之不命者則當取諸隸子弟疏是言屬者尊義官改之義特牲云有司士之屬吏亦此親官改尊惠浦皆改作此類也之曾爲學士而不升於司徒者筮與席所卦者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方云所卦者所以爲卦之物也少牢饋食禮云卦以木者卽下注所謂方方版也言畫爻於版卦成又書於大方若地乃人所踐踏非所以尊筮也以上參用東壁說疏龜爲卜十蓍不必改筴爲筮分之本作而爲二以象兩布席于門中注閫門橛也李楊無疏同疏擬疑官改卜筮之事有古文書官改今文又喪服注今文無冠舊倒布纓之等若疊古今之文訖說官改甫或爲父今文爲斧事相爲三字疑誤官本連下故字爲句

筮人執筮策之俗體。敖據少牢云當作筮。方云。易大傳云。乾之策。坤之策。筮乃蓍之正名也。此句中有二筮。故易以筮。抽上韇兼執之案執上韇與蓍。故云兼蓍。雖未出櫝。此自連櫝身而言。義疏謂所兼者是下韇。若下韇亦抽。則蓍出矣。少牢於得主人命後方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衍。李楊無。韇藏筮之器也衍。疏無。李楊同。今時擊筮。則此亦何容先抽所以擊筮者。必是韇身。非上下韇也。藏弓矢者謂之韇凡丸。俗官改從正體。世人疑爲凡之誤。疏此經所陳據筮時之事也金據通解。此下有筮卽蓍也。曲禮曰。筮爲筮。十二字。欲補入。案此文已見前疏。不必複出。且前引曲禮。俱作蓍爲筮。此作筮。其非賈疏明甚。不當補。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三字彼文有。乃釋韇二字亦彼文有。立筮但金據通解。欲於此下增彼卿大夫禮有述命。此士禮略。故不述命耳。十七字。文弨案。此段通解在筮人許諾之下。此處疏云。但筮法不殊。此亦應不異少牢具陳。此不言者。文不具。當與彼同。今金橫於但字之下。添此一段。文義殊格礙。且述命者。述主人之命以告神。豈因士而遂不述。理不可信。此處與下文俱不必增。筮法不殊擇建立卜十。筮人掌于謁玉兆原三人各占一兆也少牢大夫禮亦是舊作云。故朱子疑少牢無此文。文弨案。作是字便無此疑。三人占

宰自右少退注宰有司主政教者也李無。筮人許諾注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疏無。李楊同。主人衍。爲筮人而言則坐文宜在西面下東壁云。經文本有錯落處。疏說云云。太繫。

據人以杖畫地東壁云上云以木此又以木爲杖皆不足據卒筮注書卦者筮人東壁云當卽卦者書之以方寫所得之卦也李無楊有疏此言所筮六卦當作爻俱了彼爲祭禮吉事尙舊倒官正提提檀弓作折折音同若不吉疏云如初儀者自筮子廟門已下至告吉是也敖云初儀筮人執筮以下者也案不吉筮遠日乃當日幷筮也敖說是士冠禮亦于上旬之內預筮三旬不吉則更筮後月之上旬義疏云曲禮卜筮不過三果用三筮經宜著再不吉又筮如初矣張子謂再不從則直用下旬之遠日疏乃謂更筮後月之上旬則是四筮幷與三筮之說不合矣若冠子則年已二十不可止自劉補然須冠更筮中旬之云遠日徹筮席注徹釋文作撤張從之案徹字乃正體去也宗人告事畢注宗人有司主禮者也疏無李敖同東壁云宗人亦私臣掌宗廟事疏云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禮殊矛盾主人戒賓注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李作勸譌歡成正與下凶事哀戚相對勸字無義成之禮辭一辭而許也疏無李同某猶願

愿、案上作願.宜畫一.吾子之終教之也　故鄭以僚友言之是衍.浦删.也

主人再拜賓荅答.書內皆同.今一依石經改從艸.拜　疏當依.與.官改.彼文爲正

前期三日疏爲加冠之正金校補.賓也　故鄭引冠義禮.爲證也

乃宿賓疏蓋者.官改.彼以夫人尊　則前期二三.日宿之也少牢筮日吉.官改.下云宿　使知之.祭日當來又云

前宿一日宿戒舊倒.官正.尸

宿贊冠者疏贊冠者皆降一等東壁云.贊冠必取諳於禮者充之.疏傅會注文.造爲降一等之說.又造爲禮窮則同之說.豈是定理.　欲取與爲.厥明相近故也厥明夕爲期于廟石經竝作廟.而此書多不畫一.姑仍之.門之外　疏知亦在廟上作廟者二.此獨作廟.參錯爲不可.爲期也

擯者請期疏鄭注云肉謂爲.之羹

擯者告期于賓之家疏有司是家之屬吏者衍.浦删.則爲告.浦改.期皆得在位

夙興注及官改其載周氏校語云及字意相連其字意另出玩上文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當是其字案朱子固疑及字誤今所改誠是然疏自作及大小異疏卽今之搏搏風四阿四注屋重舊倒官正屋謂路寢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舊誤在下漢時門廡下今移正與彼文合漢時門廡也字移上可不必改是兩下爲之大射唯雖云罍水不云枓文是監本文不具也陳服于房中注墉牆李有也字楊無爵弁服注再入謂之纁釋文再入作再染下二字同張據此欲盡改再入三入四入入字皆作染不知注疏所見之本與釋文所見本不同不必據彼以改此他皆放此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衍官校集釋云疏云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韎爲韎韐是蒨一名韎而韎名韎韐蒨不得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冠弁者衍金依疏去之不與衣陳而言於上疏釋曰士禮上端自祭績麻三十升布通解作以三十升麻布衣之是此亦當本有衣之二字七入爲緇當作三入爲纁語意方貫若以纁入黑則爲紺故鄭注鍾氏云緅官補今禮俗文作爵是純況官改有不同之事爻端亦朝官補服之類此經云韎韐玉藻云緇紱五字官補二者一物是紱有與韠緇官改異詩云朱芾斯皇黃謣非異文二與四日謣浦據玉海改爲體離爲鎭霍監本謣虩時離氣赤又爲補朱是也天子三公大夫皆不官改朱紱

皮弁服疏若然黃皇官改古亦通用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布弁即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事也論語注云素用繒繪譌者彼上服褖衣用素亦疑繒也

斧端疏不問同官改但不同二字不改屬上亦可一命不命皆分爲三等以其士唯有一縇幅官改裨之帶朝時不服朝二字浦補官但補朝字服與君不同彼云朝服即此斧端冠官改也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衍此既易亦官改其裳直以諸侯之士皆有三等之裳士配記浦改之案舊文雖亦可通然改之似更明順故還以三等之字衍若然則補大夫之斧端素韠則當爲八字補素裳乃則此上金皆據通解以改此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緇布冠注缺讀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官校集釋據疏刪著頰東壁云注但讀缺爲頰未嘗徑作頰今注疏中缺字俱改爲頰字不知作俑于何人圍髮際方云下經賓受緇布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缺項即謂緇布冠後當項處缺之今幽燕士大夫燕居之冠後多兩岐以組屬之以便或卷而高或垂而下疑上古之緇布冠類此沈亦云缺當讀如字今之幘梁也李無朱楊有有笄者屈組金據下加皮弁節疏所引云當有以字案本節疏無不當增爲紘謂此以衍張據釋文謂此當作以案疏述注作此上不必改從釋文今作此以上後人又因張說誤增也上凡六物疏云結項中

補者　明于項中上俱依注改結之也　首著卷幘卷幘二字官補之狀雖不可知既言頿圍髮際故以固官補冠之衍漢時卷幘是頿之遺象所生至漢時三字衍屈繫之有餘因垂爲飾必屈繫者擬解時易爲繫屬之十二字浦據通解補亦見後疏也則以二條組爲纓二字亦浦校補兩相屬于頿　隋謂狹俠而長也

櫛實于簞疏笥舊方曰笥下少一笥字今補與簞方圓有異

蒲筵二在南疏云筵席也者句上鄭注二字衍案舊本俱經注連釋官本始分作兩段然體例亦不盡合藉籍謐下同之曰席

側尊一注勺尊斗升謐金云案疏謂少牢罍水有枓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枓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枓斟酒者也是注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多別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誤如此當據少牢及疏文改正疏尊升并改

爵弁皮弁注爵弁者制如冕疏引有而字朱李楊各本無黑色古文匰爲篡坫爲檐禮宋本釋文從木今通志堂本與通解集釋元本皆從衣張謂從衣爲非此疏中尚從衣又張所見兩爲字是作字集釋元本亦然今疏中所引上句是爲下句是作今注皆作爲與釋文合疏言升則東面據豫官改終言之也　故詩云臺笠緇撮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東壁云都人士詩皆指衣冠貴家言之況謂之人士凡卿士吉士皆在其中豈緇撮獨歸之庶民但坫有二文有浦刪一者謂若明堂位云崇坫亢彼文作康圭

在廟中有之以亢主官補反爵之屬

主人爿端爵韠疏主爿人至西面　上文已以陳衣冠器物

兄弟畢爿系注衫同也　東壁云經文既曰畢而鄭又以爲同文似重疊方云玉藻無君者不貳采謂衣裳上下同色也此兄弟蓋未仕者卽閒有已仕者亦降服以從同昏禮於壻從者曰畢爿端於女從者曰畢衫爿則異制明矣

古文衫爲均也宋本無朱疏李皆有主人當序南浦疑東案序爲東序所不待言此自在阼階下當東序之南耳西面

將冠者注玉藻曰童子之節飾金校改也疏云錦紳者以錦爲大帶之垂二字脫在下浦移此也云幷紐者亦以錦爲紐約紳又之垂誤在此浦皆移正也

賓如主人服注外門大門外朱李楊皆有末外字敖去之東壁謂當云外門之外謂大門外疏欲得尊賓嘉舊脫俱依宋倒客本補正

主人迎疏據主人在東賓在三字官補之語方通西

主人揖贊者疏云贊者隨賓者浦補

贊者盥于洗西注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本以二句釋經盥升相足成文若謂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則方位不相當矣案自唐石經以來諸本皆衍此三字近官校集釋亦以疏明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益可證唐初本猶無此三字升西面南上注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方云主人贊者陳衣後更無房中之事此經南上乃所立之地宜近南猶下經設篚一物而曰南順注云北爲上相同疏故先入房立立待侍事贊者亦從外來二字舊作之浦校改但又浦改卑不可與賓竝又及向賓階恐由作阼階將冠者出房疏以其下文有賓揖將冠者補

贊者奠纚笄櫛疏不言纓紱等四物文大略不疑上言櫛盛經作實于簞今亦并簞將來置於席南端也東壁云席端不足以容當仍在房知贊者是其衍賓之贊冠者也者

賓右手執項疏知進容者行翔而前後鵠焉者

冠者興疏案郊特牲論加冠之事

贊者洗于房中注洗盥而洗爵者衍金云疏前疊注語有者字疊注例也後無者注本無也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東壁云上文側尊注以側爲特謂無爭酉也此亦義同不當擧

脯醢爲說。疏以房庭中有洗醴尊也昏禮贊酌醴浦云監本作醴婦誤此與昏禮禮舊說浦金皆云當補下同賓皆云面葉者公側受授醴

賓揖冠者就筵疏賓自至房戶取醴贊者二字浦補酌醴者浦刪出向西以授也

冠者卽筵坐以柶祭醴三二建捷誤當從石經疏同柶注建捷柶扱釋文捷柶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正指注言後人誤會乃改經之建柶爲捷柶失之矣釋文云亦作扱此正疏家所見本亦不必改捷柶於醴中

母拜受疏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衍俠拜

賓降直西序疏主人直東序西面補者

請醴賓注此醴當作禮案李云上之醴子醴賓醴婦皆作醴大夫以上乃曰儐曰禮耳又此句注下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九字通解集釋皆有之然疏無釋則所見本或無此文耳必通解集釋俱作以宋本作必文弼案必字勝乃意度之辭帷幕簟席爲之案聘禮次以帷士或用簟席疏兩者不定則作必字是也此當爲上於下之禮案士與賓同等不得云上於下此句疑有誤若是指上文則此下或當有今於賓三

字不得用醴禮吳疑脫賓字即從醴字　案聘金補禮記云冠者見於石經及各本同集釋作于校者云前後俱當作于爲正然古今文卽有于於互異者今一切仍其舊可也兄弟　疏故贊者東面冠者西面拜五字補也云亦如補之者四字金校補言贊者先拜而金校補冠者荅之也東壁云經言見贊者見則先拜贊者矣疏悖經且與注不符入見姑姊注姑與姊亦俠拜也李無　疏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則已見也文弼案禮不相參父與賓相爲禮子不當有私敬且父在而子拜賓是有二主也上文受解而拜非所謂見也乃易服　遂以摯見於卿鄉依劉改大夫鄉先見生劉云釋文不出此句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自此以後儀禮記各本皆作鄉卽石經亦然由今攷之此經及冠義竝當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　疏以初冠時服斻端爲加補緇布冠之補俱浦校服但裳以素而屨履色白也

乃醴賓注醴賓舊倒通解作醴賓與疏同浦金皆從之李作禮賓嘉靖本同不用柶者內則曰飲重醴朱李皆誤衍清糟二字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十字浦補清糟疏此則主人獻賓而已故浦補無亞獻鄉飲酒末未有燕乃酬賓賓官補奠而不舉是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舊倒官正也亦是士官改其差也云重醴至金補云疏括注語本有至字不知何時脫去遂使轉寫者反據疏中重醴清糟四字誤刪注文清糟者質者謂若冠禮禮子之類是也故設尊在房中文者此禮賓是也十三字吳補見官本考證故以房戶之間顯處設尊也主人酬賓疏當奠酬之節從行浦改之以財貨也故聘禮云若不親食饗則又異於大夫也下衍彼九獻酬浦金改之間皆有幣

贊者皆與注贊者衆賓也朱子云贊者是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案義疏云皆者皆衆賓與主人之贊者也疏取尊賢官補爲義也若不醴注聖人用焉不改舊者疏作舊李同也疏謂夏殷之法朱子謂當時國俗不同耳疏語非是下曲禮文云也以周法用醴醮但醴通解有是字太古之物自然去此二字質有宜字俱通解無酬酢可一仍本文

尊于房戶之閒疏故不設戒也爲此用周酒酒是可所俱浦校改飲之物

洗有篚注篚亦以盛勺觶義疏云醴用觶勺加尊疏醴之尊在房故洗亦在房五字金校補此庭洗衍篚亦上則篚中不宜更有勺矣注誤

盛勺觶故云亦也云西衍南順北爲上也者以其南順之衍俱官刪故言北爲上也

始加醮疏始加醮薦用脯醢者

冠者拜受疏亦不言出衍薦之時節皆隨時之便東壁改作宜

冠者升筵坐疏出房立待賓客衍命聘禮注云糟醴不卒啐官改考證載吳氏云謂不卒爵也經云啐醴則非不啐明矣故也

徹薦爵疏明薦爵更設而是浦校改後加卒啐金校改設於席前也

加爵弁如初儀疏前二三監本二醮有脯醢案下文若殺已下云文卒醮若今梁彼文作涼州烏烏譌翅矣此是彼腊人注敖乃取之入此注中誤捶棰之而施薑桂曰腶從段譌脩若然乾肉與脯脩別句言通解添云字非若今梁州烏翅者通解增則節折

析，金校改。爲二十一體

若殺則特豚載 敖疑衍。沈以載屬上讀。云載卽謂俎。謂俎爲載。猶謂脯醢爲薦也。蓋先載半體以醴子。留其半以禮賓贊。各有其俎。不得合左右胖竝載也。合左右胖竝載者。唯士喪禮爲然。注凡牲皆用左必是右字誤。胖 疏載在後升在前三字金校補 又合字在載升之閒通言之者通解者字移在通言之上。以茅覆鼎鼏。注云大扃 此下俱從向誤。則用右左。而祭之鄉飲酒鄉射社。生主。下同人用右體 煑豕亨豚魚腊以鑊各一鬻 案昏禮云特豚豕。合升 特牲亦云卒載加匕七。于鼎 一者一。祭肺 少儀云牛羊三牲之肺 皆據生主。人爲食而有也

二者謂之刜肺忖 古與刜通用。玉藻。瓜祭上環。鄉注云。上環。頭忖也。但此上下文俱作刜。不應獨異。切之使斷 不從其今案。今古文皆不從。則當用其字。文故疊之也

再醮注 贏醢蠃蜬。金改。蠃同。蠃醢東壁云。爾雅注。蠃蜬。蝸牛。未聞蝸牛可爲醢也。蠃蜾同鮮屬。此固可爲醢也。 疏細切爲壟蘧。 蚹贏蠃蜬四字官補。爾雅文

三醮注 加俎嚌之嚌當爲祭義疏云。經言皆如初。則祭已在其中矣。下言嚌肺。釋上嚌之爲嚌肺也。注誤。疏又妄爲之說。非也。 疏至三醮者衍。或是則字。直云籩豆有楚

卒醮疏 如若得束帛者不須取脯東壁云今得束帛者現已歸俎。則疏說不可通。

若孤子疏惟一醴醮三醮醴官互易不同耳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疏卽上采衣紒是也東壁以孤子不當采衣纂疏則謂不當室者成可采與

若殺疏三二鼎豚浦改豕魚腊異類浦改于官作類知上爻在陳鼎不於門外也

若庶子疏周公作經於三醮代之下言之今於周之子適子三加一醴皆爲適子三代而爲言衍

棄爾幼志順愼通爾成德壽考惟李維祺

三加曰注增加如女之三服

兄弟具在注厥其也三字李有通解無也字耆凍黎金云監本作黎誤案二字可通用今官本作犁乃眞誤也疏云耆凍凍下同黎者此疏首有黃髮白而後黃也乃朱子所增金謂誤脫非是

拜受祭之此節注首李有休美也三字盛從之別本無

醮辭曰　嘉薦亶　下從旦今誤從旦注同他放此時

始加元服　注凡醮者不祝　義疏云謂既有醮辭則加冠時不用祝辭耳疏以爲爲庶子言之非注意　疏善兄弟長爲友者　欲見非但善事父母二字補兄弟而亦爲父母二字補兄弟之所善者諸謂行周備之意也　至於用周醮之辭　凡殤不備補祭之類也

周公使祝雍三字當補爲祝詞使王近於人諱民字字辭曰　疏此字文在三醮代之下而言則亦知遂三代字辭同

髦士攸宜　永受保之當在此節末

曰伯某甫　疏故言某補甫爲且字　夏殷質則積稱朱李皆作積下同仲周文則積叔　故檀弓云幼名冠字四字通解有五十以伯仲　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伯叔二十浦改字呼之　慶父乃是莊公之弟時未五十慶父死號曰共仲東壁云季友亦號成季何必死而後稱伯仲故二十冠時則以伯仲叔季所補當擬之　父猶傳傳也　云孔子爲仲衍尼甫者　桓

公十五年天王使嘉春秋作家甫來求車是也云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者朱衍左氏傳桓二年宋官補孔父嘉爲司馬是也

屨夏用葛注屨者衍敖無順裳色

爵弁纁屨疏以爭端有黃裳三之浦改等裳有與官改冕服之嫌此者官改即上黑屨以青爲約繶純與舉爲同官補者

不屨繐屨疏則繐衰二字金校補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末未可以冠子恐人遂浦補以文弨案當有繐屨二字冠子故於屨末未因禁之也

記冠義疏云冠義者記子冠中之義也者衍官本於云字上增又鄭注禮記冠義七字今考禮記冠義並無此注即鄭目錄亦與此不同此云冠義者即疊此正文冠義而言官本乃以正文冠義不繫記下而繫於下文始冠之上則疏此語遂無所承而轉疑爲禮記冠義之注矣

始冠緇布之冠也大注太疏同古冠布注大古質蓋亦二字金校補李亦有與疏合官本疏中刪此二字失之不考無飾疏人語疏中往往見之舊不字譌作是官改爲否近之而亦非也未知大古有緌以不猶與否唐

適子冠於阼　加有成也注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此二十五字今本脫金據通解補李亦有下節同三加彌尊諭其志也注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此二十字亦脫朱李皆有

冠而字之注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五字李有嘉靖本鍾本皆有

委貌　毋陸作母石經及諸本多作毋今疏中亦作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首有或謂委貌爲弁冠七字在委猶安也之上乃後人以通解之文竄入者金云疏標起止云注委猶至之聞則注本無此七字可知又案篇首云弁冠委貌也語意明決不應此處反作疑詞蓋此七字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移第於此故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耳嘉靖本無此七字當去之疏上緇布冠是也諸侯已下始加之冠此委貌即解經易服服弁端冠浦改是也

周弁注收言所以收斂髮也此下有齊所服而祭也六字李無金云鍾本無亦鄭注郊特牲文而通解移入者傳寫者不知而誤仍耳案郊特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或謂委貌爲弁冠及齊所服而祭也二句尤可證其

制之異亦當有同字李有金云鍾本及疏出注語竝有亦字郊特牲孔疏引此注亦有亦字當補正未聞疏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者爵弁者故云弁弁者冠名也此段官改云非直言爵弁亦兼含六冕於其中見士之三加之冠周爲爵弁故歷陳此三者也今案疏此節專爲爵弁而發今改云非直言爵弁云云更說反矣且兼含六冕之下接以士三加之冠周爲爵弁豈爵弁在六冕之中乎語意絕不相貫當仍舊文爲是以五采色繅服有文飾無大夫冠禮注大夫或時改取娶李及嘉靖本作取疏鄭云古謂爲官改殷公侯之有冠禮也注自夏初以已李作上篡弒陸作殺下同通解嘉靖本竝同所由生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下者字衍李作也亦非通解無疏明夏初舊倒官正未有天子之元子疏此記者見天子元天子冠時繼世以立諸侯沈云先儒謂此下三節於冠義無所當而疑其錯簡非也去此則義不明備郊特牲冠義末云知其義而敬守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見士冠禮中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亦具於此非錯簡也疏以其此監本其士之子恆爲士

死而謚謚說文本作謚字林改爲謚以謚爲笑聲見五經文字今竝當作謚字爲正疏末未之卜也故此記禮云五十省以字伯仲

前所見單注本乃敖氏本也敖氏往往引後篇之注於前又多以意增成其文當時不察以爲賈疏以

前之舊本而不知其不足憑也故從前羣書拾補中每沿其誤今當別擇之

冠者見于石經作於集釋作于舊所記誤兄弟

內則曰飲重醴此下當補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十字清糟舊重醴清糟其重醴下當補十字於清糟之上正接粱醴成句乃誤以清糟前後兩見今當盡刪舊說別加改正

凡物十曰束此放氏所增當刪

順從也當刪

將自酌也一條當刪

乾肉牲體之脯也一條當刪前二浦改一可刪醯

言若今涼州烏翅者一條當刪。

至三醮者。官刪。○舊添大書則字云者。官改誤。直云籩豆有楚

儀禮注疏詳校卷二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　必以昏者　陸有取其二字。陽往而陰來　疏故三光靈曜　疑卽考靈曜。案周禮司寤疏。亦作三光。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二字浦據司寤疏補。爲明　浦案詩匏有苦葉。及禮記昏義二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似誤以馬氏之說爲鄭也。

昏禮下達　沈云。昏禮上當脫士字。與凡篇題同。下達上亦有闕文。玩注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及引詩云云。當脫使媒氏三字。下字當去聲讀。與易男下女之下同。方云。放謂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鴈。非也。天子穀圭以聘女。諸侯大璋。安用參以食物之細微者。納采用鴈　案說文。鴈。鵝也。此注云。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是指陽鳥也。說文陽鳥作雁字。不與鴈通用。然昏禮摯用生陽鳥。不可常得。自當指人家所常畜之舒鴈爲是。方正如此說。　注達通　朱又有一達字。今注疏本同。李楊無。也　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此十二字。今本誤倒在皆所以養廉恥下句首衍納采而三字。今據李楊本正之。并刪其衍。金校。

疏　男父先遣媒氏至　官補。女氏之家　言納者恐女氏不受　東壁云。納采時。女家許否。固不可知。至納采問名之後。既得吉卜而告女矣。豈尙有翻悔不許不受之理。疏說斷不可從。

故春秋左氏官改云下所引者穀梁傳則上當云春秋莊公二十二年經

主人筵于戶西注故受其禮於禰廟也朱李楊皆有席西上右几神不統於人東壁云鄉射諸禮注以彼有衆賓其席以次而西故曰統於賓此神席專設在堂又賓席未設何疏下文禮體賓云戶西者尊處者三字浦金補統之有

使者幷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疏案士冠贊者於中士下士差次爲之此云夫家之屬亦當然方云約婚非冠子之比不宜以僚友爲使當以姻黨士友中齒少而分卑者爲之東壁云使者當卽媒氏

擯者出請事疏案論語云無必故云不必事衍下云是知有昏事也而猶問之是賈亦讀注禮不必爲句惠氏謂其誤以不必事爲句非也也

主人如賓服疏明此出門外是大門外可知也是以聘躬禮擯迎入門故賓再拜稽首

至于於石經下俱作庿獨此始見一經于廟石經字作廟官云蓋亦錯出者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敖云西階下似有脫文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庇沈云阿非棟方納采而卽示親親非情之正考工記云四阿重

屋注云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四檐四檐則四阿然則阿卽庪也考工記又以門阿與宮隅城隅乘舉知以疏序則物當堂棟邊對角言之庪不見於經而阿見考工記今雖不依鄭義亦當從古文爾案義疏亦疑阿卽庪之別名

授方云敖謂授當作受蓋以主人之受無文然下文主人降授老鴈則北面再拜後進受鴈於楹閒具見矣經所以不言受者鴈非使者之物主人無儀之可展無辭之可致故以下授鴈見之于楹閒南面敖云受者南面則授主授受之正禮當訝受不當竝受注說非敖說得之

賓降出主人降受老鴈注老羣吏之尊者敖云老室老義疏云閒傳注室老家相也則是家臣之長畜於私家與羣吏府史等異也特牲禮士有私臣曲禮云士不名家相明士有室老矣當從敖說

疏是以喪服公士食大夫

擯者出請疏此主人不知賓有事無事二字浦補

賓執鴈請問名敖云問女之名也文招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則知女之名正在此時若不於此知其名則後人亦烏從而諱之疏故止云浦改一使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石經者誤請醴賓疏注此醴至厚之案此當作擯者至醴賓其注此醴至厚之六字當移於云此醴亦當爲禮之上又增釋曰二字字從禮醴浦改者侯伯舊倒今正一祼而酢用齊酒官補杭云此句是大行人注文禮之聘禮卿亦云無儐擯下竝同官改正

主人徹石經出几改筵疏統於主人也浦補又及浦改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衍

主人迎賓　主人拂几授校校緣避明諱改疏同注校几足義疏云几足無分於前後此云授校既夕記云校在南則指一邊而言故敖氏億其爲左廉也以足授人亦嫌不恭辟逡遁宋本巡李同今從諸本改遁古文校爲技枝李技疏推拂去塵示案官改新云推補拂者外拂之也此乃賈氏自下意有據此以爲有司徹注脫文者非

鄉飲酒鄉射及燕禮賓賓輕故無几　此几以安體非已所得故賓受訖然後荅拜東壁云此先受後拜以主人既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荅拜故必設几後乃荅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兩文情理不過如此疏忽創爲非已所得及已所當得等說甚爲鄙陋

贊者酌醴　面葉石經葉注　待主人迎受陸梧授授字譌

主人受醴注　此筵不主爲飲食起東壁云几筵焉有專爲飲食而設者疏以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則冠禮醴子拜啐俱不在西階何嘗非行禮之筵皆於筵前受醴禮

賓卽筵坐疏禮醴中有拜可知也　謂祭脯醢置之俎豆官改皆於豆間　皆有脯酒浦改醢

賓卽筵疏此云奠于薦左舊譌東又衍升席奠之四字從浦刪改金氏井此云以下十字皆衍則下句皆字無所承非是明皆升席南面奠也　不得因祭面而劉云乃面字

之誤。下又有脫文。據文義當云。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面。故北面奠于薦東也。凡脫三字。祭酒南面。此酬酒亦南面。故云因祭面。上文可證。奠于薦東也　賓君官改。祭酬酒

納吉疏釋曰自此至納徵陳納吉納徵請期之禮此十四字浦補。凡卜筮皆於禰廟故知義二字浦補。然也

納徵疏若彼據庶人直空。官改。用緇色無纁

請期疏及禮賓賓。官改。送迎之事

期初昏疏豫陳同司。牢之饌也　謂在子乎。浦改。寢門外也　陳鼎皆如小大。斂奠門外皆西面者是喪禮既夕

二字。劉云涉上文衍。變也　命士以上之衍。父子異宮　下文云贊爾黍穧衍。生人唯有舉肺無皆。祭肺浦補。正脡脜。橫脊而取中央正脊　後食幹骼骸。先食咯喢同。下之　據特牲記云魚十有舊倒。今正。五　若乎衍。金校。生人則與此異

凡腊用全者下此或少牢云五字疑衍。云文。今文鼏皆作密者

饌于房中　葅菹。石經葅。各本同。醢四豆注生人尚褻從執非。疏同。味

大羹石經下從美。楊同。官同。湆官本泣下從月。是也。石經及各本皆從日。通部皆然。在爨上當作冂。作同非。注爨竈也各本皆譌作火上。今從宋本改正。疏謂不致五味故知無鹽菜引周禮者浦補。改去不和二字。

尊于室中北墉下注墉牆從土俗。也紿粗葛敖增冪覆尊巾四字。取之大射注。

尊于房戶之東合巹下從巳非。官從已是也。疏此尊非爲夫婦通解作此尊酌贊媵御。語更明。韓詩外傳云一升曰爵云云。詩卷耳正義。以爲韓詩說非外傳。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近校集釋者。從說文。改作袪。注纁裳者衣緇衣浦增緇帶二字。下云不言衣與帶。似當有。疏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通解作今士親迎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一金改。疏同。車從行者也使徒從。楊敖徒。鍾同。金校。役持炬火居前焰道此下敖本增燭用燋三字。

親迎亦當用浦補。校乎亦冕攝盛也其助祭之服五字浦校補。孤卿大夫士爲臣卑須復。官改。攝盛故浦校補。取助祭之服以親迎若則。天子諸侯爲疑衍。尊則尊衰。官改。吳云。諸侯唯上公得服衰。侯伯以下不得也。賈氏常有尊則尊矣之語。此當從之。矣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服以

迎二字浦校補其於衍孤卿雖絺冕以助祭至於親迎亦朱只用斗冕約官補郊特牲文士無貳二車棧車欲其衍記無下飾車欲其侈同弇革上又文金校改有漆飾云士而補乘墨車一曰玉路以祭衍祀士乘大夫墨車爲攝盛則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八字脫在後通解移此浦校禮窮則同也衍孤還乘夏篆又於臣之外特置亦是尊官删其一尊則尊矣不假欲浦改下同攝盛也浦補通解删又於以下但云尊不攝盛也若然舊庶人當乘士之棧車在此已移上則諸侯天子似當作天子諸侯尊則尊矣亦不假攝盛依巾車三字衍自乘本車然矣玉路欲浦校祭祀以攝盛官補言之婦車亦如之疏何補休以爲禮無反馬故譏乘行匹至也劉云此何氏膏肓之文下脫去鄭氏所駁今據左氏正義補於下鄭箴作荅非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補二十四字下士昏二字衍删皆異何彼襛穠矣篇今高固大夫也來二字補反馬則補俱浦據左正義大夫亦留其車禮雖散亡言以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皆補有留車二字補反馬之禮俱據左正義補正高固秋九補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人三月祭行幷諸侯三公二字浦校補夫人以朝見於

君盛成官改之也

女次純衣纁裙石經裨

姆纚笄宵衣注若今時乳母矣李有纚絽紹疏同髮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義疏云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疏謂衣綃衣蓋士妻以下禮通用之服故姆及女從者服之下經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與此宵衣一也與揚水詩異案敖氏據少牢特牲宵衣次於褖衣以注疏謂宵爲領之說非方氏同疏休又云喪父公羊注婦大戴同此依家語長女不娶棄於天大也因從女向浦校改之夫家也以綃髮而結紒官改之案上文云女褖上經作純褖即純也衣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顯字從頃下糸此七作止譌前後同纚注詩云李有諸娣從之同爨者上下皆玄也李無士妻始嫁施禪縭於領上敖云顯絇同玉藻曰禪爲絇蓋指衣而言以縭爲禪衣而被之於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然也東壁云經明言女從者注何以言士妻疏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爲浦改之媵謂於衣領上別刺縭文故浦校補謂之被則衍大夫以上則二字浦金校補刺之而浦補不別被之矣方云曰被示覆於袗玄外也領而曰被則辭不當物矣今此舊倒官正婦人事華飾

主人揖入疏婦從父迎浦改出大門之事也知在房外戶者見隱二元年紀履綸來逆女

壻御婦車注綏所以引升車者下曲禮曰三字衍楊無案疏云曲禮文則注本無此三字明甚

婦乘以几注行車李無輪三周疏案既夕記禮明衣裳用幕補布不官補金同直云制如明衣士妻紲衣纁裙裙

壻乘其車先疏竝郊特牲文彼無剛柔二字故云改爲二字浦校改云官作解爲壻家大門外則門外大門浦改父之大門外也

婦至媵布張據釋文媵席中無布字案各本皆有席于奧注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云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蓋於北洗義疏云媵與御皆婦人也婦禮不下堂則不於南洗疏釋曰自浦增此至卒食三字浦增明夫導於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卽席二字浦增之明矣東壁亦以敖說爲是

儀

贊者徹尊幂方云贊者乃姆黨中老婦故主人及婦皆與交拜義疏云下云洗爵以酳必下堂也婦禮不下堂意以子弟若舊臣之卑屬爲之與出除冪石經同浦案衛氏湜云冪當作幂今作冪係後人更易之案通解作幂

疏特牲乃匕二字浦補注云右人也凡牲體有舊倒浦校正下別爲二字衍肩臂臑臏肫胳脊脅之等匕石經同張案釋文云朼者必履反劉昌宗云匕器名朼者朼載也此當爲朼今校集釋者乃載於前匕俎之下大誤者逆退疏此於舊倒浦正初陳鼎門外時菹醢在其南疏菹醢至于北并下一圓圍於例應有此闕羹宜熱臨醢官改食乃將入又生主浦改人食案上設壻湆于卜醬南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方云句皆祭舉食舉也注皆食食黍也方云黍久陳宜溫以湆肺味淡宜擩於醬重言祭舉嫌前既祭肺食時不再祭也舉言食以別於嚌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衍啜湆用指衍咂醬各本皆有用口用指字唯李本無金云鍾本亦無之案公食大夫疏引此注亦無此四字沈氏彤云經云以湆醬故注以用訓其字而以啜咂解其義若云用口用指則似所用者在口指而不在湆醬矣此四字蓋寫者因疏文而誤入也疏文詔案此說甚是然案疏文似賈本有用口用指字則上文云肺祭者祭肺也故此昏禮從特牲祭祀法也二字浦校補彼九飯禮盛成浦改此先爾黍穆衍後授肺脊補俱浦校贊洗爵酌酳注酳漱從欠不從攵下同也漱所以絜潔李絜下竝同口疏以下文云贊酌于戶下經戶字放疑衍。是也此亦誤衍外尊

贊以肝從 義疏云此贊者又一人文弨案前以洗爵酌酳非婦人事故以爲男子此云又一人則在戶內者當依方說爲老婦明矣

卒爵皆拜 此下有注二十四字金謂本通解圈外自注而寫者誤入耳案當刪

贊洗爵酌于戶 敖云戶疑衍下云贊酌外尊則可見矣 外尊

主人出婦復位 疏案下文云主人說服于房矣則此時亦向東房矣 浦金校補衍

乃徹 陸遇撤不必從 于房中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 授石經受各本同 注今文說皆 李有鍾同 作稅

御衽于奧 注將見 覿李見與疏合 良人之所之 疏前者示 有衍浦校 陰陽交會有漸

主人入 疏此纓雖用絲爲之當亦 用浦改 五采 是婦人女子有二 時之二字衍 纓

夙興 注古者命士以 李已 上 疏案 兼金改 內則云 子幼謂年十五已下 則不隨母嫁五字衍官刪

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官作有非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笑簠陸李作簋盧上皆從艸朱盧亦從艸案廣雅云簠筥也其字從竹本字作匚盧矣疏見姑以腶脩者腶段謨下同脩

降階受笲腶石經腶謨官從陸作段脩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方云舅使宰徹姑舉必授內御者

贊者酌醴疏以其卽席贊授浦校改故面枋

特豚注其他謂爲浦改醬湆酏醢今文二字朱李有金校當衍作併疏若成牲載一胖是常法不二字浦補得云側此乃各官補載一官補胖故官增亦字似非云側酒在內者亦在北墉牖下

席于北墉牖石經墉下注首朱李有墉牆也三字金據補今案前注已見此不當有

婦徹設席前疏舅辟易醬者舅尊故也四字亦可疑下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此十一字浦云當在下疏內

婦餕姑之饌注奠之二字朱李有金校補奠于篚下疏當改正疏婦餕至奠之○釋曰婦餕姑之饌上十二字一圈補不餕舅餘者以

舅尊嫌相褻十一字從上節移此云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者御贊婦祭之衍浦校也○注奠于篚○上下兩圈并四字依例當如此鄭知奠之奠補於篚者

婦徹于房中　於是與始飯之錯　義疏云此時媵御餕者止與始飯敦黍而交錯餕之無食舉也方云媵賤無特見舅姑之禮故婦始饋舅姑始飯則使從婦以觀錯置俎簋湆醬之儀法故曰與也蓋讀與爲預錯爲措

注古者嫁女必姪娣　宋本娣姪楊同官本娣姪同案疏作姪娣浦金校謂之媵　文弨案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何臣賤勢不足以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然則士安得有姪娣東壁以媵是女從者士雖無娣媵亦必先於御說是也　疏乃先媵媵浦重卽姪也　經姪言媵先

舅姑共饗婦　此疏亦當更正　疏舅姑至奠酬　此五字新改移注以酒至舉爵六字於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者之上其閒與釋曰當增補處自依例此饗與上盥饋同日可知東壁亦以一日竝舉不但過勞恐日亦不足疏強爲士大夫之分非是

爲之　方云昏義云厥明此不言蓋既見舅姑受醴婦盥饋則饗爲明日之事不言　舅獻爵　浦金校補姑薦脯醢　仍無妨姑薦脯醢也　此下當加一圈以注以酒至舉爵六字移此仍加一圈并增釋曰二字下接云凡酬酒皆奠於薦左　通鄉飲酒鄉射燕禮之等　解通此下有一段今校補於此

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外之西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

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姑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婦婦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以上八十五字皆出禮記昏義正義通解據以補此然文有譌誤今悉依浦所增訂云案上醴婦雖適使贊者饗則二字官補親之官補明記使人二字舊在醮庶婦之下官移上醮庶婦當饗節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疏是授婦以室之事通解義也云授之室昏義之衍文也

舅饗送者注古文錦皆爲作李爲與疏合帛敖云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文弨案鄭不從古文者以昏禮尚華美故也疏釋曰自此至束錦論饗送者之事此十三字浦補當在釋注之前案故官改金改攷左氏傳云

若異邦注贈送也敖增贈之二字就賓館

若舅姑既沒疏以必官改祭成婦義者因內則有菫荁芬榆供養席于廟奧疏是以今亦別異席異別官互易面

祝盥婦注來婦李歸官同皆誤毛作婦言來爲婦疏言若張子李子也當依特牲注作伯子仲子爲是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李疑東字爲誤蓋當言北席上疏再拜拜神與尸尸荅曰非天子此引哀十七年傳而舊作天子在乃涉襄三年傳而誤官改無所稽首故燕禮臣於與君皆云稽首也振動拜鄭云浦幷引戰栗變動之拜六字書曰王動色變者當附官補稽首也奇拜直既官改爲一拜吉拜先吉拜二字衍爲頓首凶拜爲先亦當乙轉稽顙後吉拜之衍此周之三年之喪拜後爲吉拜四字衍官刪

老醴婦于房中疏象舅姑生時因見禮之也官改

記士昏禮注有墮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疏凡言記者皆經不備者也浦疑其重出以冠禮中已見耳官本更置此於上記字之下益係釋文墮本作墮後人改爲婿此當刪之不疑非是今案通解尚有經但言戶西故記復指陳其處也十三字金據補於上兩句之下則亦可不疑其重出矣五者皆用昕昕卽明之始金據通解有卽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欲補此有刪有增所引詩在五者皆用昕之下而刪去昕卽明之始三句金乃欲補於昕卽明之始下益誤矣

腊必用鮮注殺全者不餕餕戴從說文作餕敗。

女子許嫁疏非受納。官改幣不交不親當使主婦對衍女賓執其禮

祖廟石經廣。未毀疏經故云未毀與已毀皆浦補是據高祖之廟而言則皆於以浦金改大宗之家教之或繼禰祖。或繼祖禰。浦互易接下曾祖高祖爲順。

問名疏此卽西面南。官改對

祭醴始扱壹一。官同石經壹各本同祭疏謂贊劉云。衍醴賓婦。之時禮成於三其爲三祭之時始祭禮官改醴劉云禮不誤之初

納徵注隨入謂門中阨官作隘狹義疏云聘記凡庭實隨入左先彼人君之廟門非隘狹而亦隨入是知禮應爾也。疏案聘禮執皮者皆左彼文是右官從之以敖據此欲改聘禮作左首爲非首天子廟門容大扃從向謁下同。七个賓致命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義疏云中士下士豈可令其共此役敖以爲主人之私臣良是。疏云受皮者取皮二字衍朱子轉因此疑經文脫此二字不知下方言自左受則此安得先言取皮其爲衍文明矣自東方出于後以其上經納徵授官受似非幣下主人堂上授幣改

受幣。是也。故云賓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帛者北面二字浦金補。據上士爲官長者言也二字浦校補。府史之等通解屬。此不命與子男卑。之士不命者別

父醴女疏故知父母疑衍。醴女云女奠爵于子。薦東且當富。戒女也者

女出于母左注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李無。與疏同。使不忘婦乘以几疏若王后則履石大夫二字衍。諸侯夫人二字金補正。亦應有物履之

婦入寢門棄石經弃。餘水于堂下疏記云酌斝酒案此以下至故三注之也三十六字。仍是釋經。非釋注。當移上注屬注至尊中。并兩圈釋曰。在云斝酒況水貴新者之上。官已移正。但刪其標目耳。笄緇被纁裏注被表通解衣。不必從。也

饗婦姑薦焉疏唯言饗婦時同明日。官改。不言姑薦

婦洗在北堂疏房與室相連爲謂。浦改。之云北堂房中補。牢以北者則知此房牢以北得堂名也以北下。通解作

謂之北堂也是無北壁亦而金校改無戶婦入三月疏此亦謂適婦義疏云助祭庶婦亦當與特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庶婦則使入醮之婦不饋疏庶婦但不饋耳不言不見明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此二十一字通解有金補於疏末案此或是朱子增成其義

昏辭曰注擯者請事句告之辭教以作一句讀不明改爲告擯者請事之辭稱前已有惠貺其妻於壻某甲申浦改明是女父乃仍得以女許人此告補擯者

對曰某之子憃愚注今古朱李皆作今文弗爲不疏明此是中間擯者出領賓告者辭下經致六字因上誤衍語官但刪下經致語四字入告主人

致命曰敢納采疏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之補辭

問名曰注不必其主人之女義疏云問者名而云誰氏者措辭之體所謂謙也又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而疏以收養外女爲說則非也婦人固不以名行然曲禮夫人之諱雖賓君之前不諱婦諱不出門又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

名姪娣若概不以名行安從知之今將加諸卜安得不正其名以告於神乎疏及升堂致命主人對辭浦補

對曰吾子有命疏明是主人之女容金欲改爲客非是容或是語辭不當專指客舊知之楊案昏義問名疏曰問女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說與此不同當考

某辭不得命注不得許辭宋本及各本許己之命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方云有貺謂受鴈而許嫁也命字屬下句注以下有賜命因以貺命斷句未安

納徵曰疏餘見且納采

請期曰注大功之末宋疏鄭知三族是父己子三者之昆弟者浦補三浦補者皆己之齊衰期服之內親

對曰某固唯惟石經唯李楊同命是聽

對曰某敢不敬須注須待李楊無也字下子壻同

父醮子（疏）男子直取婦入室無不反之（當謂嫁與娶每皆相反也）知醮子（亦衍）不在廟者若在廟當（官補）以禮（官改醴非）筵於戶西右几布（在）神位（通解作若在廟則應筵于戶西以布神位）金從之亦不盡依本文今不言則（故）在寢可知也

命之（辭衍石經無李敖同）曰

勖帥以敬（注）勉帥道婦（舊倒張淳引釋文上帥道之注云下帥道同下帥道同謂此句也今據改正）

父送女（疏）此注又（有）云命舅姑（舊倒今正）之教命有姑字者傳（博）寫誤也（敖云命謂舅姑與夫之命義疏云注非誤敖兼夫言尤全）

母施衿結帨（沈云爾雅衿謂之裕郭云衣小帶又佩衿謂之袸郭云佩玉之帶上屬此衿當用佩帶說文作紟）

庶母及門內（注）女鞶絲（右從系譌疏同）示之以衿鞶者（朱李有）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李無）衣笄者（疏）案曲禮云（文）幼（童）子常視毋（毋）誑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經十四字明監本毛本俱脫石經有朱李楊同）注姆教人者（舊亦脫朱李楊及陳鍾本皆有）

宗子無父母疏云宗子者適長浦補子也稱諸補父兄師友以行如何向說舉納幣其餘亦使親命之也

注云傳家事任在子孫

弟石經無則字李放同稱其兄注弟宗子李有之字母弟

若不親迎疏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浦案爾雅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是也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婚下同石經李楊俱不誤姻之數某之子未得灌摡瀎戴云張淳引釋文作摡古代反少牢饋食摡鼎匕俎摡甑甗匕勺敦摡豆籩勺爵觚觶字竝作摡今考說文摡滌也瀎灌注也二字各別此當爲摡案義疏作摡於祭祀

對曰某以非他故疏上對補擯云得爲外昏姻

對曰某得以各本作以得此從石經楊圖戴云今考上言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以者自以也對稱某以非他故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以者指壻以之也敖疑上言之數下言之故必有一誤因云得以宜作以得不知以字在下正與故字語氣相貫又與上故字相應今注疏本乃依敖說改經耳爲昏姻之故注古文曰外昏姻注末朱李衛氏集說皆有此六字

主人出門左注增有子道不敢授受各本授也

擯者以摯出疏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衍臣禮

見主婦疏故知補是左扉也

主人請醴及敖云及字誤當改乃案顯與注疏異不可從揖讓入

儀禮注疏詳校卷三

士相見禮第三 下當作一圓圍此與下卷俱作陰文註字誤也官本凡鄭目錄上俱作注由此誤之

鄭目錄 始承摯 陸贄兩通下並同 相見之禮 疏此篇屬官改 直新升爲士大夫之等 案周禮行夫人官改是士官士相見之禮贄 石經摯下並同張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案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釋本今改從貝至庶人之摯驁釋文本從手並從釋文文弨案注疏本與釋文本各有所據舊本兩不相同張所見注疏本贄皆從手則仍其舊可矣何必依釋文盡改從貝今惟李楊本尙作摯而此外多作贄是從張說改也張好以釋文改注疏本愚意深所不取 注君子見於李無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 疏以主人之命命某見某二字浦補是賓之名 彼此人官改 相見欲相尊敬 至於別後則雌雄舊倒浦從朱正不雜尙書云三帛二生一死贄雉官改案通解無三帛二生及贄字作一死鄭云士執雉也今依此本則下尙當添一死二字方可接下則雉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注古文云固以請朱楊下皆有也字金謂當補案張云疏無也字從疏則不必補李無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注言如故固官從李改朱楊固

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注今文無也四字在注末朱李本有金所見鍾本亦有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注既拜受衍疏舉注文無之李本刪送則出矣疏無意復得官改待主人留己也

主人請見注賓反見則燕矣義疏云注蓋以燕爲安和之義謂其主賓歡洽從容笑語耳不謂燕飲之燕也疏上士冠禮賓士昏納采之等下禮記二字浦云衍皆有

禮賓饗賓之事方云物不可以苟合主人未報禮而以飲食留賓是瀆也賓遂留是自輕也案東壁亦以疏說爲非燕既在寢明前相見亦在寢之庭矣東壁云曲禮言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是見賓在寢之明證賈說無謂

主人復見之注將命者謂擯相者也朱李楊皆作者臣始仕事官改見于君法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於石經于將命者注今文無也四字在注末朱李本皆有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注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義疏云復見之節禮未更端次不必有出迎拜辱之事敖氏以爲異於始見者是也注疏之說似泥疏若然浦金校補聘禮

公迎于大門內　故至禮賓乃爲賓三字浦金校補身　故云衍雖同日亦出迎賓奉贊入方云蓋迎拜如前文殘闕耳士見於大夫注終辭其贊以將不親荅也　大夫於士不出迎文弨案曲禮云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又云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是大夫於士亦有出迎拜辱之禮又禮尙往來必無不荅方謂大夫於他官之士亦有相臨長之道故必使明於等威然後體統肅而教令行案等威之辨不藉此而始明東壁謂此當有出迎荅禮之節但文不具耳　疏釋曰此經論士見大夫之禮九字浦補辭則而受其贊　此不言願聞名浦補亦文不具也　見己君不言還摯浦云下當脫故云唯君於臣耳七字又文有三辭至末有輕重之義也浦云當在下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節注下疏此錯簡也又文二字疑案禮之誤是尊君卑臣之義其心重浦云下當脫故鄭云使某尊君也八字使孔賜伯舅胙浦云下當脫且有後命四字若嘗常李楊不誤石經嘗爲臣者〔疏〕釋曰自此至再拜受論嘗爲臣者見之禮浦補此十四字於注之下依例加疏釋曰三字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注下○今案某也蓋主人之名九字乃通解之文誤入官刪去之

擯者對曰某也使某前疏案禮有三辭至有輕重之義也一段當在此注下。
賓對曰某固辭疏既不而受其贄
下大夫相見以鴈注維之以索三字張據釋文補。云釋文索以各反。注同。今注無以索字。注於經上句飾之以布。舉全句釋之。至下句不應獨曰維。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當增入。謂繫聯其足
疏釋曰自此至之禮論大夫相見之禮此上十二字浦補。國皆有三卿五大夫義疏云。五大夫。指其副於三卿者耳。國之大夫。實不止於五。
上大夫相見以羔疏雖羣居而監本居。官同。不阿黨也唯有新升爲臣及朝聘舊倒。官正。
始見于君柘田云。此章之上。脫先生異爵者見于士一章。而此當爲第四章也。注下謂君所也義疏云。言見于君。則所不必言。故以爲當帶得之。
疏釋曰自此至稽首受論士
大夫庶人及他邦人見君之禮此上二十字浦補。凡臣視祫從元誤。已下
若他邦之人疏賓知如。此法今得以執摯舊倒。官正。見他邦君者
凡燕見于君不疑敖云音擬。君注不得疑君所處邪嚮陸鄉。各本同。今疏中皆作嚮。之疏案上文注以此爲博記反見之燕

義則此燕義與舊與燕義似非辭文弼以意移正與字屬下句燕禮立賓主之燕別反見無燕說見上文或君東西面官向似非故知此經是特見皆圖事之時二字浦補并與衍賓反見之燕義也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于堂此二語未知所出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凡言謂己爲君言事也方云曰傳言與出言異如周官小臣御僕所掌之復逆則必俟君聽政舉安坐無事而後傳言敖云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勿言義疏取敖說謂下文博陳言語之儀則此云凡者不專爲君言事文弼案經云傳言則方說似得之與君言言忠信敖云案大戴記注引無忠信二字蓋因下文言忠信而誤衍之慈祥疏謂七十致仕之人云云東壁云疏誤認弟子爲門弟子不知此弟子卽下幼者據已上博陳與君燕見舉動言語二字衍故知此博陳言語二字浦補也言事君三字浦補者臣事君以忠也者二字浦補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君使臣以禮句不見蓋卽以使臣之禮也句當之天下爲家已以據天子注謂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凡與大人言衆皆若是注今文衆爲終敖云宜作終謂儀法終始如一也方云古文作衆豈一人與君言同見者視皆以爲式與疏此言抱卽不面視祫說文云毋止之也三字浦補故從古文浦補爲衆也

若父則遊目注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東壁云敬不在瞻視聞案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敬何嘗不在其中古文毋爲李作與無前同

凡侍坐於君子注及國中之李有賢者也問曰早補晏具猶辨辯張所見本作辨與辨同必從陸改辨轉以後來之字易古字大謬也

夜侍坐注食之可李有以止臥

若君賜之食注於食宋本於其放本食其作謂君盛從之祭食臣先飯膳謂下進字放云衍庶羞今文云啗嘗膳疏則此注禮食亦不得祭故衍浦校一也

若有將食者注周禮膳夫下授祭二字李楊敖皆無品嘗食王乃食疏命膳宰曰末未有原

退坐取屨注俛而逡遁巡陸遁李楊同疏仍作巡

大夫則辭退注下亦李楊同朱作猶降也疏臣中尊者故大改官得辭降也

若先生異爵者疏故變文浦改客言賓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 注於此句 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敖云此文不可強通或曰君之老與大夫士之文宜易處蓋傳寫者因寡字之同而誤也未審是否盛則以不稱寡大夫爲句下依玉藻之文改作公士擯則曰寡君之老此與注疏不相合戴 注則以士則曰三字爲衍文文弨案敖說之中戴說近是 不稱寡者 君李作者金反 不言寡君之某 大夫 卿衍戴云疏不以者爲誤非是 一語及卿其爲衍文明甚當刪 士其使 使焉曰寡君之老 檀弓無之老二字玉藻有之 疏 注浦補 引春秋晉侯使韓穿 東壁云春秋明言晉侯使穿是君命也不可謂之私事 若然經直云大夫鄭玄云士者 據此則經中本無士字 與亦官改 有正祿者同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 加點非 踵 注 唯舒 朱子云陸佃讀經文武字絕句謂容彌蹙同唯武則舒陸說眞是案此因疏說以唯舒爲句也但上凡執幣節疏明以下文舒武連讀宋本唯舒下本有武字後脫去耳 者重玉器 今文無者 李同浦改則未詳所據 古文曳作抴 從木非 疏 躧跲則顚 鎮浦金校改 倒

凡自稱於君士 戴改上以疏引玉藻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則經文本作上然謂石經摩滅因而誤士今檢石經士字甚清楚殊不如戴所說 大夫則曰下臣宅者 方疑若字之譌 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 艸石經草 茅之臣 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戴云前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當在此下錯簡已久 注 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 四字李有鍾同 去官而居宅 敖云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義疏以敖說爲然 今文宅或 李無 爲託古文茅作苗 此十一字宋本在刺猶割除也之下李同今誤在前金據通解

及陳本鍾本移正.

疏上下.大夫曰下臣　國內則云宅疑當作邦.故以刺爲刻除草艸.官草.木者也

儀禮注疏詳校卷四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東壁云此王朝侯國通用之禮三年大比陸有將字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陸有之禮二字於五禮屬嘉禮疏注云鍾磬者編縣之浦補謂諸侯之卿浦改鄉下二句同非是大夫士也通解又增鄉飲酒三字金據以補此似不當補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今此下唯縣聲而無鍾故以爲諸侯鄉卿此當作鄉下同大夫也東壁云諸侯之卿大夫其樂縣與王朝無等差賓與之士是學士非有位之士本無樂何有於磬經固有互文以見義者下文合樂應用鍾鼓奏陔又明明有鍾知磬用士禮之說非是黨正蜡祭二字浦據朱補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二字衍浦校刪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還浦據集解及楊圖作卽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浦補教字灋于司徒蓋亦據疏補如此云疏先

就庠學者告若先生賓介皆庠中之學士浦補賓介處士賢者耆浦補竝大司徒職文下故字衍欲見兼官改諸侯司徒二鄉卿公一人案略說云見尚書大傳注引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亦見書大傳公羊莊元年注引而貢士與鄉數同司是疑衍或當作案易觀盥而不薦唯主人盥觀而獻賓是正齒位之法位案下有正齒位法之語當作法也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二字據注補焉者或鄉大夫居此金校補黨內東壁云州黨皆可以鄉名不必問鄉大夫之所在或曰賓若有遵者一章卽尚爵之義也朱楊疏末皆有此十五字浦金皆據補其爲賈疏本文疑不能定也楊云此篇主於賓賢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衆賓有長立於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榮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主人戒賓注不固辭者素所有志方云上以誠求下以誠應無庸辭至再三也案東壁以此注及下注以送謝之皆譏其語陋是不知古人爲學之意疏是以下文云賓拜辱注云去又拜辱六字浦金校補者以送謝之也敖云前拜辱者拜迎也後拜辱者拜送也

乃席疏釋曰自此至南肆論設席陳器具饌之事上十四字浦補皆使能而衍不宿戒又云賓必南鄉面浦改

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皆獨坐明其德各特義疏云凡席皆不屬經特於此見例耳若相屬則升降時將必躐席矣注說非

尊兩壺于房戶間疏凡設尊之法但疑衍醴尊見其質昏婚禮禮婦褵之制如今大木舉與官改下同矣以下禁與二字衍官刪斯禁無足似舉若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吳云案鄉射禮飲不勝者設豐則豐不獨天子諸侯有之矣春官司尊彝職六彝皆有舟不謂舟又置於豐上也燕禮公尊有豐不謂豐上又有舟也二字難以牽混賈疏似誤

設洗于阼階東南疏謂從堂廉北至房室屋浦金改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二字浦金皆云衍取於堂上深淺

奠定疏言此者以與速賓時節爲限八字朱節不敢煩勞賓使之至而久俟六字浦金據朱補故限之也朱作故以奠定爲速賓時節之限也

主人速賓疏又擬賈已補

賓及衆賓皆從之疏衆賓不戒不速上言遣人戒衆賓此速亦當遣人衆賓多矣主人自難徧往唯當歸而待客耳

主人一相疏必立非誤一相迎賓者此自浦改是非以賓舉賢能

賓厭介疏介與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東壁云此經係始入門之位下經止言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介與衆賓賓得隨至階下且下經主人以介揖讓升非庭中乎疏又曲爲之說皆非是

主人坐取爵興注致絜潔敬也

賓進疏釋曰下案下經云至明始降時位在此二十五字乃朱子於上文賓降節案語誤入於此浦校當刪毛又衍一者字是其賓實官改初降立

主人坐奠爵于篚疏此既卽至洗將洗爵

主人坐取爵疏徹鼏鼎沃盥設薦俎是也

賓降注疑讀爲仡朱疑下同戴校集釋亦改疑云鄭所據之公羊傳蓋作疑下同然從於趙盾之仡疑正然張校作正立自定之貌疏鄭氏下以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十五字複衍浦校刪不取何休注義與正立三字浦補自定其義不殊

賓西階上拜注少退少避陸小辟張從陸作小

賓進受爵疏故賓進將於席前受之故衍浦校也

薦脯醢疏周禮膳夫掌王之改薦脯醢

乃設折俎注牲體枝解節折左右疏同俎疏凡解牲體之法有全烝蒸有體解三字校補其體豚解爲二十一體云吳案豚解只七體士喪禮特豚四鬄兩胉脊者是也體解則二十一體特牲及少牢經文詳之因疑賈氏失檢實則傳寫體解誤作豚解非賈氏之失下體解二字乃衍文

賓爵于薦西卻郤誤左手執本坐弗惠云依疏說則弗字衍繚疏二祭二字浦校補本同禮多者繚之坐捝手疏事佩之中有帨捝下帨巾同朱作帨因事曰遂坐捝手三字舊在因事曰遂上官移正因坐祭酒

降席坐奠爵疏主人入拜崇酒義卽浦改則卽則古通用異矣崇充克下充實同金校改也先後不亦改金同也

賓西階上北面注明此席非專爲飲食酒起疏故謂衍朱無不在席盡爵醉酒於席末亦浦依朱補兼爲飲食之事

賓降洗疏故降洗而致潔敬下故云將酢主人六字朱節去也

賓坐奠爵疏此亦然故衍朱無也

主人對賓東敖云几盥于洗南者皆北面此東字疑衍東壁云案洗在篚東賓適洗時先在篚南及對訖始少東就洗故北面之上加東字也北面盥疏賓方奠爵于篚下衍監本無時特金改未得主人之命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注崇充克下同也

坐祭遂飲疏主人辭賓降賓辭二字官補主人爲己洗爵

賓辭坐取觶疏此以與官改又刪初字賓謙卑不敢官補辭其奠此辭是辭官補主人復親酌己竝禮記曲禮三字浦補官無禮記二字文

主人以介揖讓升疏又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此文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之事矣義疏云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倘在門左之位未隨至階下如介與衆賓隨至西階下則賓三揖時將隨之而偕揖乎抑賓揖而介則否乎蓋皆不可

案東壁亦以疏之說爲非.

介西階上立疏此決上獻賓官補.酬辭衍.官刪.賓時主人賓爵介之席前注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義疏云.惟獻賓拜於其右.降尊之說不可通於大夫.疏云主人賓爵二字補.介之席前

介揖讓升敖云.以後篇大夫禮例之.介字宜在授字上.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疏房戶間當兩楹之北吳云.注疏說無西房.故房戶間當兩楹之北.而設尊於此.其實未必然.案楊圖詧辨之.以其衍.浦校.賓親酌以酢主人

介西階上立注奠爵西楹南以當爵.各本皆作當.義疏改將.獻衆賓

主人西南面注三拜壹一.李作壹.拜示徧不備禮也義疏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從鄉射注.較分明.

主人揖升賓爵于敖疑衍.西階上疏以下不更言洗云拜受者三人則堂下衆賓不拜受矣東壁云.經明言洗升賓爵.西階上獻

衆賓則俱洗可知矣記云不洗者不祭下經衆賓皆坐祭立飲是洗故祭也衆賓之席皆在堂上見上文注此云揖升則俱升矣疏說皆失之

坐祭立飲疏故上衆賓之長也五字宜移下賓介則坐祭坐祭又拜既爵此三賓衆賓之長也宜從上移此則坐祭與賓介同

每一人獻疏以其言席又下別言衆賓則此是三人故鄭云謂浦補三人也東壁云上明言衆賓之席下又云衆賓升即席則賈說之謬顯然

衆賓辯有脯醢疏以其言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故既浦校改下竝同不言席而云二字舊作故位在下也既不言其數者則皆

浦改鄉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東壁云鄉大夫職所言衆賓謀能中是觀禮者非衆賓也且此經前後無堂下立侍之文若大夫來觀禮者稱遵不稱賓則凡觀禮者焉得以賓目之

主人以爵疏以此爵合官改一獻徧不復用故主人以舊以主人倒官改正爵降奠於篚也

進坐奠觶疏若親受授謙也者若於人手相接受名爲受通解作若於人手所授而已受之則名爲受浦據此欲易本文今案本文亦甚明白可不改雖於地

若手受授官改之

設席于堂廉疏此主於樂正與燕同云云東壁云燕飲之禮重輕詳略雖異其爲合歡則一此及鄉射燕禮樂正皆先升至大射第言小樂正則卑於樂正故特從太師而不敢先升耳疏以主樂主射斷之至不可通

處。又爲臣避君以文之。支離無謂。

則知工席更在階東北面立於其西四字浦補。可知

工四人注天子相工使視李眡。官從之。瞭者固相師之道李有也字。內弦側撽之者敖無。疏若然士當二人義疏云。若工一人。瑟一人。恐不成樂。故鄉射禮亦工四人。疑士與大夫同制。明二人鼓瑟則二人歌四字浦補。可知也案周禮瞽三百人周云。案此言相工者每工一人。則當連引眡瞭三百人句。文義乃全。降時將。官改。如初入之次第以經不言下當有相歌者三字。故之二字。也

工入升自西階遂送。石經遂。授瑟乃降疏其歌後可二字官補。知也

工歌鹿鳴注可則倣陸詵。也疏凡歌詩之法濂。疏中非引周禮。止當作法字。然後忠羣。浦從本書改。臣嘉賓得盡其心之事

卒歌注凡工賤不爲之洗疏下大師爲之洗者是君賜者爲之洗東壁云。不洗者不祭。此下云。衆工則不拜受爵。祭。是衆工亦洗。但非主人親洗。使人洗之也。大師等是公家之官。鄉飲非私事。何待君賜。疏謂君賜樂并樂人與之。則如魏絳賜樂。未聞有大師也。至終經。總獻之二南是卿鄉。朱作大夫之正

衆工則不拜受爵疏至於旅酬以下則不祭下而已二字。衍。浦校。

大師則爲之洗疏燕禮諸侯禮有常長官與燕異爭也

笙入堂下疏此升歌訖得獻二字誤笙改上得獻字乃始入也在擊官補磬者之南北面也云補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者時浦云衍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具序三篇之義後監本義則其詩見在主人獻之疏注主三人吹笙一人吹和

衆笙則不拜受爵疏三二官改人者不備禮故亦不拜二字浦補是其位類官改也

乃閒歌魚麗注與之燕陸宴樂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陸覃卷耳注葛覃言后妃之職浦改本從小序疏云合樂謂歌樂與補衆聲俱作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東壁云案周禮大司樂職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是五聲八音咸在乃可謂之合也且據周禮奏九夏用鍾鼓此疏謂諸侯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今又但以歌瑟笙磬爲衆聲俱作既顯背周禮且於己說亦自爲矛盾案論語注國風之首篇此不言首篇者六字浦補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惠云似未然云關

睢言后妃之德以下至循修官從注改其法度鉴鄭引詩序文六字浦補王季又篡我浦疑戎祖考摽標有梅序云大雅云刑于寡妻至御于家邦五字浦補者周原膴膴不官補過百里之地必將二南繫此二公者二南二字官補天子之風若然小雅譜浦補云饗或進取證肆夏繁遏渠是頌爲謂天子之樂歌案周禮二字浦補鐘師繁遏執競兢也頌之族監無類也凡合樂者退過浦改官改通取卑者一節國語及官作及國語襄公四年文公言饗引見官改之者亦欲見燕二字官補饗同也與前舊到浦正升歌同在小雅主人降席疏解禮故衍浦校所以升由下側降疏以其將方官改燕禮殺故也方云疏說非也立司正以監酒儀是主人之事與賓無與何爲而從降哉作相爲司正注爲有懈陸解朱李同官同惰主人升疏鄉射云司正西階上請安于賓四字浦補故知也

司正告于主人疏今相拜文云官改在賓拜下者　云賓主人補既拜揖就席者　故也衍官刪知此亦然也

司正實觶注其南北當中庭義疏謂階閒則距階不甚遠引士喪禮士虞禮特牲禮以爲證　疏欲見司正退也東壁云引論語證司正少立之義疏說非

坐取觶　執觶與盥石經有各本俱刪去金云疏言此俗本有盥者誤則注疏本亦依石經有盥字今本竟去盥字則疏文不可讀矣張氏識誤始去盥字從疏彼所校唯鄭注故猶可通今注疏本不當依之　洗注示潔李絜敬　疏執觶與盥當補洗北面者案燕禮鄉射浦改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

賓北面疏不及謂不及衍獻酒言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矣浦據朱補　故鄭君連引無算爵與旅酬三字惠節去而言終沃洗也

主人西階上酬介疏其酬酌幷介浦改官改皆實觶亦浦補西南面授之

司正升相旅注又同則以其李某字序別之　疏至於衆賓或既浦校改不久習禮東壁云疏說謬下同一位之說與上衆賓之席皆不屬亦不合

司正退立于序端疏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北面官補命受酬者

受酬者自介右疏凡授受之法者衍。

衆受酬者疏謂堂補。上衆賓之內　自第二以下并堂下上。從前疏改。其實下字非。衆賓

辨辯。石經辨。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敖云。辨衆賓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者之禮。然後及於卒受者。如鄉射禮所云是也。經蓋有脫文耳。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敖無。西階上疏介於席南東面答拜補。證此二人舉觶將洗盥。時

司正升自西階注强有力者朱李楊皆有。猶倦焉　疏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曰。則是聘射皆有飲鄉。金改。酒禮東壁云。注引酒清。看乾。因聘禮有饗有射。故言不飲不食。此獻酢皆飲。尚何酒清看乾之可言。疏謂聘射皆有鄉飲酒禮。不誤而又誤邪。雖無百拜言百拜者四字浦補。舉全數而言也　喻無算爵

以後坐飲食。坐行以。禮謂之殺　燕禮司正之前云衍。官。二一。官改。人致爵

司正升立于序席。疏同。石經序。李楊同。官疏中亦同。端

賓降席　遵者降席席石經重。朱李楊同。官同。東南面疏須待也待浦校補。受俎之人至浦校補。

賓取俎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石經授李同官云誤俎注皆降復初入之位東壁云下言如初升蓋謂如初入之揖讓升堂與初入之位何與說屨疏謂如浦補賓主初入揖讓而升堂

無算石經筭下同爵注使二主人舉觶于賓與大夫

賓出奏陔注大夫士鼓而已義疏云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於陔夏而無之注說非疏械夏鷖夏比此朱比浦改但且官改論語朱論浦校鍾鼓浦此句疑其鼓約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而知朱作此屬下句似非故縣在阼階之西南衍官刪鄉主人也

賓若有遵者疏自此以下至不補去加席　是以浦補一人舉觶爲旅酬始　諸公者謂官改諸似誤大圖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下官改三監義疏云三監周無此法諸者統公卿大夫而言席于賓東疏欲見此篇之禮與五字浦補天子鄉飲酒三命不齒同也　故知爵爲大夫則浦改即不齒也　若即官改諸侯黨正飲酒　一命已上至三命　子男之大夫一命坐於上與官補六十以上齒於堂

公如大夫入　使一人敖無使字。一人作主人。去之疏前無諸公大夫。官改。入　是其常當。下同。公則非常　以經公如大夫入補

大夫則如介禮疏以其鄉大夫賓官補。賢者　加席尋幹帛純三字官補。又上大夫蒲筵加席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十五字官補。注云謂三命大夫也　加繅藻。官改。席畫純

明日賓服衍。石經有之。朱李無。金云。注今文曰賓服鄉服。則鄭不從今文可知。官刪去之。鄉服以拜賜疏大夫與則以彼文無。公士爲賓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注拜賓復李楊服。誤。陸復。張從之。官同。自屈辱也

主人釋服疏自此已下至鄉樂唯所衍。欲

無介疏勞禮略故二字監本作殺。也

不殺注市買若因所有東壁云。不殺。謂無牲體。但薦脯醢耳。市脯不食。市買何爲。

薦脯醢注羞同也東壁云薦進也注說鑿

以告于先生疏敦善行而不殆彼作忘二字古通用

賓介不與注禮瀆則褻變古文與爲預李豫

鄉樂唯欲疏但饗鄉浦改燕同樂

記朝服而謀賓介疏不云服又衣浦改不云使能

尊綌從谷經從谷非石冪

亭于堂東北疏以正月三陽生之月注言祖陽氣之所始則當在一陽生之月萬物出地始於東北四字浦補盛於東南敖云堂東北罍所在也義疏取之

獻用爵疏案上獻賓介補獻衆賓等

薦脯五挺注左各本皆有在東陽也以脯脩修置者疏通祭爲者浦改六

欲見此脯與曲禮脯脩羞雖狗挺

有異

俎由東壁石經壁譌。

賓俎脊脅肩肺　介俎脊脅肫石經有朱刪。以疏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金案疏又云。或有介俎脾胳。兩言者。欲見用體無常。若有一大夫。卽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介用胳。故肫胳兩見。亦是也。又案前經乃設折俎下。疏引此記。亦有肫字。則賈疏所據之本。明有肫字。今官本亦刪之。非是。胳肺注後脛骨二膊膊疏同。胳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上浦改。謂前其李無。本也今文胳作李爲。骼疏蓋爲以浦金改。大夫俎故此闕焉　或有介俎肫胳竝不。言者　此據飲酒生主。人之禮將舉於右疏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使。以右手舉與。之便也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敖云。當作西。吳云。入門序進時。先者在西。後者在東。則固已西上矣。至進而受酬。亦必西上。而後各以其次也。敖說甚精細。注疏說皆非。上

樂正與立者注。以薦李有。官據敖本補。明飲也　疏云以浦補。薦明飲二字浦補。者　故以薦二字浦補。明飲也　明受獻乃薦與於。官改。衆賓在下者同也

獻工與笙疏又云獻工與於笙

磬階間縮霤疏釋曰磬階間者在堂上兩階之間東西節也縮從也上當堂之南霤南北節也凡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南霤則以東西爲從謂之縮霤此四十九字楊圖以爲疏之文李亦同蓋已有所刪節故與疏之體例微異然實是賈疏之文今本乃以卷首鄭目錄下之疏因通解遂移其文於此自鄭知此是諸侯之鄉大夫至西縣鐘東縣磬共九十三字當全刪去

今諸侯鄉卿大夫合鐘磬俱有故在東與此兩階間異也

凡旅不洗疏案一人上朱作一人二人舉觶皆爲旅始

徹俎注以李有送之

若有諸公疏則大夫奠面西上統於賓遵金校改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敖云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此所謂不與者獻及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

儀禮注疏詳校卷五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　而射於州序之禮陸有也字。疏鄭云州長春秋以禮會人改民爲人。避唐時諱。通篇或不盡然。當爲後人所改矣。云州鄉之屬者名。官改。一鄉浦增雖字。管五州浦增然字。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　案經鄉大夫射於庠浦去此八字。易以若此二字。不必從。云堂則由楹外　大射程云。二字衍。浦改爲大判。卿疑當作鄉。射義雖作卿。而正義却引作鄉。可證。余札記中詳言之。大夫士射　及未旅而射爲不改耳浦補。鄉射之禮主人戒賓　乃請敖云。似脫賓字。注鄉。大夫若在焉　不言拜辱者宋本有。李同浦校。疏而金校補。記云士鹿中也金校補。是諸侯之補。州長可知　出門也者謂出序之學門義疏云。此所出門。乃賓家之門。唯皆。浦改。有一門入門卽至堂耳　彼爲賓已也。其王上。之子弟猶名國其守君。曰相　容包六行容爲孝。浦改。譌。者，以樂爲二字衍。興舞爲樂二字

官者　皆浦補於施衍化民爲緩

賓禮辭許疏即下文云乃衍張侯之等是事也

乃席賓注不言於戶牖牖疏同之閒者　疏以其無室則浦補無戶牖　敖云記言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閒也明矣義疏云庠與序深淺有殊其爲規制一也若中無室與戶牖則傍亦無房邊豆俱無所置之何以行禮堂上生人之席皆東上不以主人故也邊席西上則與賓相變

衆賓之席注甫欲習衆庶未有所殊別　敖云衆賓之長三人也繼賓席以次而西亦皆不屬而東上義疏云席無相屬之法相屬則不便於升降矣此與鄉飲酒互見爲義也東壁云賓與衆賓本有殊別兩經本是互文若言有殊別則均有殊別注既云甫習衆庶則正當以殊別示之何以言未有邪案方說似從注今不錄　疏殊別彼與賢能三字浦金校補有德之人故各自特持不繼

尊於賓席之東疏應言禁制衍不言者其中兼有卿大夫禮　東壁云疏既知其中有卿大夫禮又經文明言斯禁何必曰兼有曰兼有則此禮仍非大夫禮經何得第言大夫之斯禁

若據酒則以南面爲正上浦金改也

設洗于於石經于阼階東南

縣于於石經于洗東北西面注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敖云縣不近階者宜避東縣之正位也縣謂縣鍾磬與鑮於筍虡也鼓鼗之屬亦存焉義疏取其說云若無鍾則八音不全不可以疏對大射縣鍾磬鎛鎛下同具有也云縣於東方辟射位也者此言射三東壁云下字浦云衍遷樂注云爲樂矣決鄉飲酒無射事當辟射則此非辟射位可知半之者謂諸侯之鄉鄉下竝同大夫士也卿此及下三卿字似不必改鄉大夫天子士已下亦無鎛乃張侯疏鄭知侯用布者補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周禮作縜案釋文縜于貧反或九粉反絹侯犬反與絹字異音同音同或是義同之是別本有作絹字者故劉音侯犬反朱子亦云縜譌毛本於他卷亦作絹似當仍之寸焉似云中人之補足定扼圍九寸也而浦補兩頭綱皆出一尋不繫左下綱疏案記云鄉侯東壁云當有中字案記作中十尺一丈倍躬以爲左右舌舌浦補四丈又云下舌半上舌則下舌三丈四字金校補左右各出五尺今將左此浦改五尺與下綱不繫者乏參侯道疏謂矢於此匱乏不去義疏引鄭樵說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繫矢是相反也又陳祥道說正面北乏面南是相反若如疏解距侯十丈矢已不去其人宜不在與射之數矣惡得以拙者之短爲射器之名乎二一浦改得去堂二十丈

奠定注定猶孰熟宋本朱李楊皆作孰下同也

主人朝服注戒時乎端敖云禮戒速同服此戒時亦朝服可知義疏云飲射一也此舉後以見前耳猶鄉飲記之舉前以見後也疏自此至當楣北面答各再拜論主召賓從己之事浦以此十八字當在奠定疏釋注之前依例加釋曰二字此習禮輕東壁云習禮既輕則戒速俱應乎端何輕於戒而重於速邪必知此浦改戒時乎端者見公食大夫東壁云公食禮與此經賓主判然有分且公食亦止言戒並無乎端之文鄉朝服而謀賓介戒是也

賓及衆賓遂從之下釋曰鄉飲酒云至故不言皆也二十七字當在此今誤在下節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於石經于門外

主人以賓揖疏蔡人以吳子及與楚人戰於柏舉定四年文彼注云二字浦補以者能東西之曰以以爲謂浦改驅使前人之稱故西面待侍浦金改之

賓厭衆賓敖云此脫入門左三字衆賓皆入門左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方云衆賓皆隨賓而行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竝不當言皆文弼案上云賓少進但差在衆賓之前耳下獻賓畢主人卽西南面三拜衆賓則衆賓之皆近階可知 疏公食公

燕禮君 舊倒 浦改 升二 等者君尊 浦正 故也

主人阼階上 疏公食亦云當楣北鄉 鄉 至 補 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 於 石經于 上篚

主人坐取爵興 注盥手乃 又宋乃鄉飲作已盥乃 洗爵致 飲 絜 潔 敬也

賓進東北面 注宜違其 宋本有 李同 位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 注當西序東面 西

賓降 疏 疑讀爲疑 彼注作 仡 下同 然從於趙盾之疑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 石經作賓席之前誤各本同據鄉飲酒禮是實之賓之席前其餘經文稱某之席前者甚多絕不云席之前今從敖氏改 注進酒 宋有 李同 於賓也 疏欲

見此賓乃是鄉民而已無尊卑上下而猶浦改言獻者此獻直是進物猶而言獻進舊倒浦校改之也東壁云言獻者尊賓之義疏以鄉民爲說大誤

賓西階上注少退猶少陸小辟也

主人阼階東注卻郤左手執本

與加于俎注古文挩作帨說宋本帨

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酢陸醋主人疏自此至賓西階上荅再補拜

賓西階前疏對主人自內出南面是也二字衍官刪

主人阼階之東注主人辭洗進也宋本無疏即上東序之南西舊倒今正面位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此下有疏誤脫在下節下官已移正

主人拜洗此節下疏十二字。官已移入上節。

主人阼階上拜注亦齊齊。啐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疏此擬下字當在下句。獻衆賓故下從上移此。云取爵于序端

主人坐取觶疏自此至當西序浦改作至薦東反位。

賓降主人奠觶注以其兵。將自飲

賓西階上拜疏此辭射。前獻時親酌己

主人阼階上拜送疏亦從彼鄭。注可知

主人揖降注下浦補十五字。〔疏〕釋曰自此至奠于篚論獻衆賓之事

主人西南面衆賓皆荅壹石經一。各本俱壹。拜疏以其此禮中含鄉鄉。官改。大夫法

坐祭立飲疏此還據堂二字官補上三人者

升賓石經賓誤擯西階上

大夫若有遵者注卿鄉官改疏同大夫士非鄉人疏釋曰自此至主人荅拜論主人獻遵之事此十四字浦補例加釋曰在釋注之前

言若者或有浦補無不定既與鄉浦補人行射禮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初位門內東面敖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位義疏云若如鄭說則當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既未可以厭大夫又無使賓隨大夫行之禮其於禮也空矣

主人揖讓席于於石經于尊東疏則賓官補在尊西今大夫言席於尊東明與爲官改賓夾尊可知是以下云大夫降席席浦補東南面降由下上朱作下故知西有改東者非遵在賓東與賓夾尊自當西上因舊本降由下誤作降由上故疑當作東上若東上仍統於主人矣上統於尊也

升不拜洗注謙不敢宋本有與疏合以己尊加賢者也東壁云不拜洗蓋不敢當賓禮下疏大入夫再重注疏殺於賓之說甚明此注非

大夫降洗疏自此至皆升就席論遵論大夫浦改酢主人下訖賓主皆升就席七字浦節去之事可以相參視示浦改

揖讓升疏將擬後改浦獻衆賓

大夫降立于賓南注雖尊不奪人之正禮東壁駁疏說之誤云賓在中堂爲特尊大夫尊東之席蓋不與鄉人齒卽不奪人正禮之義賈反以尊東爲尊至論正禮止以相妨爲說於主人尊賓判然不符誤矣

主人揖讓以賓升注不欲大東辟射位義疏云此席工之法與鄉飲無異俱自西階之東始而放于東下經云疏下文乃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將射而遷之則設席時無庸辟射位明矣

升是席浦改也此注衍燕禮注衍皆浦校亦然者

工四人注越瑟下孔此所以發越其聲者宋本有也疏以其空相亦與相官補瑟者同衆浦改上工瑟是知瑟者賤也凡工者衍皆先瑟後歌以隨其先後而次取之故也鄉射侯金改與大射相對近尾不鼓處金俊朱補并則而官改金不改狹側持之法近鼓處浦補持之手官補入則淺官補近尾持之三字周補手入則深是以通於與浦補燕禮書酉鼓大射與於鄉飲酒言後首

笙人立于縣中注縣中磬東立西面　敖云縣中蓋縣之西義疏云縣在洗東北笙若更東則距階太遠笙者必與歌瑟相比在縣西而西面者以須鄉歌者且不可與賓主人行禮者背也東壁云縣中磬鐘之閒笙磬同音則當在磬南鐘北鄭賈舍鐘鼓單言磬又妄斷以爲磬東於經縣中之義遂置不問未免屈經從己　疏謂在縣中磬東程云或是縣中當磬之東

乃合樂　召南鵲巢石經巢采蘩官本繁石經蘩采蘋注躬行召南之教四字宋本有金校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四字宋本金校乃宣周南召南二字宋無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於寡妻以及朝廷庭疏此二南卿鄉官作卿大夫樂故大夫士樂爲鄉樂者浦疑此段衍也文有脫故云不可略其正者衍也

工不與注瞽矇從月謁疏同禮略也　疏以工告樂正王

樂正告于賓疏唯作付金改監本作有合樂於堂上

主人取爵于上篚注謂之大師也字宋無疏標題亦無　疏然浦校補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

賓降主人辭降　方云此賓得主人辭而遂止也使三賓大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不可與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爲宜　疏云去

大夫不降尊也者此賓降大夫若降宜直與賓共文

工不辭洗疏注云一人工笙之長者衍也

工飲不拜既爵疏雖唯不拜既爵仍拜受也

不洗注而著衆宋本著疏同笙不洗者

反升就席注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方云注說非也賓雖欲降以辭而止三賓則竝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爲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爲獻酢崇酒之禮賓及衆賓席位偪介於大夫不宜無事而相參若獻工在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何故又辭降讓升乎疏若然上賓降時詩衍下繫

作相爲司正注爲有解懈陸解朱同倦失禮疏謂賓及衆賓與遵尊者但中間爲射

司正實觶疏卒觶奠尊官改之

與少退疏案聘射禮云擯者退中庭

未旅疏旅則醉而浦校補禮終恐舊倒浦校正不得射以其辯尊卑故行衍四舉旅大射主爲射故再獻拜訖卽射三耦俟于堂西注司射選遷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疏諭三番射事先比三耦納射器之事上九字浦補司射適堂西注主人之吏也方云注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人之吏皆非也以王朝禮推之此州長會民習射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揖讓且搢扑以涖羣士乎以鉤鈎俗下同弦闔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東壁云非射時謂之拾疏引大射爲說大射竝無非射稱拾之文則云變文以見義眞曲說也疏以其司同射之弓矢豫陳於西階知者以右巨具指鉤弦著左臂擘所以遂弦也小射正奉舉決拾以笥言蔽膚據士斂衣據大夫已上東壁云疏因記言大夫曰袒縪襦公曰袒朱縪士以下不言縪故誤以爲肉袒而言蔽膚不知士以下縪色相似故不言非無縪也若肉袒露臂則已無礙於弦何必著遂袒薰官纁後文石經作薰襦注云側持弦弓矣曰執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敖云阼階上告主人當北面東似衍文義疏云司射兼司賓主之射故東面以鄉主人猶北面以鄉賓蓋兩鄉之所以變於司正也放說非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東壁云案與射及職事者皆庠序中人何賓黨之可言若言習禮豈賓黨習而主黨獨不習邪主人之吏放作黨西面東壁云射時諸執事皆在西此納器於西疏今此故弟子在西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

射與鄉人習禮與補鄉飲酒同故賓黨主黨上下經文黨今從官改皆不與也

乃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於石經于西序敖云下文云東序東疏則此似當云西序西以其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下堂西矢在堂上至還在堂之廉棱也四十二字浦云當依通解之文易之堂西在堂下故矢隨其弓而在堂西廉棱之上也此十九字通解之文

主人之弓矢疏上賓大夫弓矢衍在西序矢在弓下二字官補北括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於石經于下於子亦作於案亦當作于堂西疏因事補曰遂

司正爲司馬疏兼亦士有鄉大夫三年貢士之後揚觶實在射後亦一浦改酬訖始行之借取此官改無算爵時於旅也語

司馬命張侯疏今弟子說其束下不官改致地

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於石經于侯中疏云補亦者亦二字浦補上張侯者也

弟子相工如初入疏相者亦在衍左何瑟面鼓執越二字浦補內弦右手相
司射猶挾乘矢疏則此無次取弓矢拾也者拾更也遞遞俗取弓矢
三耦皆袒決遂注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方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此有司非弟子也弟子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愆於儀度
遂授矢疏以其弟子或浦補執弓或執二字浦補矢
三耦皆執弓疏前後皆用前位乃衍浦校未違俟處
司射先立疏云固東面西矣　今三耦立於其西南浦校去定字補此四字司射因補郤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揖進注序無室可以深也義要云注下云序宜從榭案榭無壁不可以爲學宮且記明言東房如併無房則豆籩置於何所東壁云或以物後去楣只一架地恐不足容司正往來注言無室爲是曰庭得三堂之深此庭五十弓今三十丈堂深十丈四分之則每架得二丈五尺尚何不容之有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序官改爲鄉學東壁云周立四代學之說此禮家傅會語於古制無考據孟子夏校殷序周庠此可據者王制大學在郊特侯國制蓋爲貢士設耳天子大學在外何所取義疏又造爲賀家文家之說尤不可解今文豫爲序敖云序之文意明白於豫且記亦以序對言宜從今文吳云鄭氏謂豫無室而讀豫爲榭殊覺牽強敖說

似可從。疏若然立則。虞氏上庠東膠兼官補。二代名云凡屋無室曰榭宜以從榭者又及官改。成周宣榭今文作夏后氏民。之序亦非

及物揖此節疏。朱子謂其解注文不可曉。恐有脫誤。

不去旌注以其不獲方云。敖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尚可以教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倚於侯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爲表儀。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正恐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文弨案。義疏以注及敖解爲是。東壁亦云。不責誘射之命中也。疏今以爲官補。三耦誘射

南面揖改取作。石經取。一个挾之

遂適階西取扑撞之以反位方謂應扑者當以觥示罰。而必撞扑者。著其本意當如此耳。

司馬命獲者疏自此盡撞扑反位二字浦補。中則二字浦金校補。使獲者舉旌唱獲

司射還疏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浦删。也

皆當其物此節疏釋曰皆左足履物者至合足而俟俟司馬命去俟二十七字舊誤在下節官移於此節并補一俟字

司馬適堂西疏彼大射志於射故司馬正雖不射而袒復決遂東壁云大射君禮威儀多此臣禮略殺耳非志不志之謂

出于司射之南疏引大射曰左手衍執弣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疏今命去俟訖乃圍下射之後四字朱無繞下射而出其三字依朱補去之字東乃朱有南行西折二字依朱補皆浦校而適西階者去官改案可省若出物間南西依朱改行

司射進與司馬交于於石經于階前疏乃云由堂下西階之遶東北面則相左之時在左金改西階之西云獵矢從旁者謂從乏旁朱去此三字改下三字矢近人也

乃射上射既發挾弓敖云衍大射無之盛云非衍矢而后下射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此十四字宋本有李同后者宋本有後也當從后

獲者坐而獲注射者中則大敖作坐言獲獲得也射講武師宋本有敖有疏亦當補田之類疏此未失釋算舉旌以宮疏宮數八十一聲數最濁故爲君配酌中央土

獲而未釋獲注但大敖無言獲

上射降三等疏此上射下射升與降皆階浦金改上射爲先與升射者三耦敖云三當作二二耦謂次耦下耦也卒射亦如之下北字誤衍本當作一圓圍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疏是其承乘官改笥也

司馬由司射之南司馬襲敖疑衍東壁云注謂嫌有事卽袒是矣疏謂堂下雖有事亦不袒又謂司射堂上堂下有事卽袒語自矛盾又謂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同故明之其實當袒與否自有一定之制何嫌之有還依三耦所行之處未刻官補謂司馬北面就所委矢之南下北面二字衍官刪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注鄉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敖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 此別一節。上當有圈。

遂告于大夫　以耦二字石經有。朱李楊皆同。告于大夫曰某御于石經於。子注士謂衆賓之在下者方云。士當爲學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故大夫可與耦而爲下射。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東壁云。疏謂堂上三賓不與大夫爲耦。非是。言大夫與士耦。三賓亦在其中矣。疏周禮黨正禮衍。十月行正齒位之禮　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禮。浦改。

衆賓將與射者疏鄭總解簡。官改。來觀禮之義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見其志在射方云。三耦升射。無爲久立堂下以相待。敖氏謂事至乃降。是也。注說非。

遂命三耦疏此司射反位不言先者下。官改。東壁云。言先不言先。不過文有詳略耳。賈以不言先者。三耦未有拾取矢位。案。拾取矢位。卽上射位。爲得云未有。故上文云。官改。司射比三耦於堂西

三耦拾取矢　朱疑拾取矢三字衍。戴云。下乃云司射作上耦取矢。因序上射下射取矢之儀。繼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則此惟祖決遂明矣。此拾取矢三字。是因上文誤衍。疏亦東面南。浦改。北上也　明

將有射事者始取矢官補、

上射東面疏以左手向外而西回也浦補、故知不北比、踣弓也　覆手在表執弓右在、官改、手卻在裏取矢金不

知在字之誤、以在表執弓在手爲句、下依通解添一手二字、誤也、通解上文改作覆手以執背、故下句亦併改、　案大射云左還旋、浦改、案下皆作還、案朱子云、燕禮云、司正右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而言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鄉射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於匝、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卽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匝、故不言周與不周也、鄉右手向外者、以篤解處爲內而言也、鄉射云、三耦左還、疏

下射進疏上射在西云南踣弓浦云、此下當依朱子云、此在東而不言踣弓、但云覆手自弓上取矢、則卻左手向上執弓、而南踣可知、又云、案上文、東向覆手、南踣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卻手、南踣弓、則弦向外、

與進者相左相揖石經有退字、朱楊皆無、官校云、退字蓋衍文、反位注相左者皆由進者之北

三敖云、當作二、大射云二耦、是也、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朱子云、後者、下耦之下射也、方云、司射方比衆耦、取矢、隨作射、若中輟其事、自取矢以反於其所、則義無所取、而將再射、初誘射之矢、仍委於福魁、又非所以爲儀、故使最後之下射兼取以授有司、然後爲稱也、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後石經后、朱李楊皆同、反位注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敖云、此西方卽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爲東方西方、亦其徵也、有司、卽弟子之納射器者、因留主授受於堂西、故此下射出於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授之、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就而授之、東壁云、若逆受於東

面位則與經授于西　疏　上耦亦在官去云字方之文不符敖說是　上耦亦在官去云字改此三字三耦之中官刪上耦外三字連官改而言之通解改此十字云上耦已取矢復云三耦者三耦之中除上耦外實二耦也又朱子云今案後者兼取誘射之矢則是下耦之下射也此疏文不備又東面位蓋在司馬之西南　因留主圭授受於堂西西方　謂反向東面而位衆賓未拾取矢疏　謂此第一番射初朱改時未有拾取矢禮以其第一番唯誰朱改有三耦射　自然有楅上拾取矢禮後文見之也朱改云乃有楅上之矢可拾取也

司射作射如初疏　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至不得言如初共百三十一字當在此節釋弓反位之下舊誤在下節首官本此節與下節經文連而不分故疏亦不分屬今當改正　此司馬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此臣禮威儀省敖云此不蒙如初者可知也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敖本無　注衆足以知之矣俟各本皆作矣猶挾矢之宋本矢者君子不必也　疏　釋曰云今三耦卒射當從此起　司射三耦官改教射者　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石經算下同以從之

釋獲者坐設中疏以其所納射器皆在堂云當官改西

司射遂進　不貫不釋方云注謂不中正不釋是也而於貫之義尚未切著蓋必射甲革椹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尺剡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鍭如樹也習射尚功則當以貫的爲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於蒐狩者謂甲革也周官圍人充椹質以習射於澤宮則此所貫者椹質也雖畫布爲侯必以木爲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若但畫布爲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所爲白矢襄尺剡注井儀之形也

乃射若中　若有餘算則反委之注委餘算禮尚異也東壁云餘算無用不可雜之左右之中故委之非尚異也疏手中餘算未老知有幾不必可官改俱盡中

又取中之八算疏今祖決遂則言堂東堂浦補西　在庠亦然下故曰序東西五字浦節去　下云大夫祖決遂三字衍浦校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九字浦補就其耦

大夫祖決遂注耦於庭宋本無下字朱李楊皆同不竝行

衆賓繼射疏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搢賓浦金改升降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　告于賓注無餘算則空手耳東壁云執事者有告必執其物八矢盡中則前所委者亦可執也

司馬袒決敖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當衍上經云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此宜如之　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義疏云下經言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蓋束未說則不便於取矢也然則束者特以優異之於順羽取矢之故固自無與　盧愼氏貢楛陸佃官從之矢　疏自此盡司馬乘矢如初二字浦補不敢殊別於賓故不束三字舊脫官尋繹上下文義補之

司射遂適西階西上當有圈以隔之　疏釋曰自此至共而俟論數算之事此十一字浦補今據第二番補釋獲之功成則爲已東壁云第二番射畢故云已釋獲說未的且此特將釋而未釋亦不得謂之功成　休武主上浦改文休武者射訖記浦改數算

釋獲者東面疏仍東官改東面也

一純以取疏今釋算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據數算之人二字浦補東面浦補爲正

與自前適左東面注起由中西敖本句上有更端故三字各本西作東李作西官從之　疏故則右又官改算也

坐兼斂算　十實石經十則異之

司射復位疏以算爲獲者浦補以其唱獲則釋算故名明浦改算爲獲

若右勝疏凡數法一二一浦依朱作一二官本無一字已上得稱若干

司射適堂西疏自此盡徹豐與觶論射二浦云二下當脫番射訖行射五字官但改二爲罰案罰爵亦稱射爵爵之事彼以此浦改承尊故言大

弟子奉豐升　降袒執弓反位敖云袒執弓三字疑衍此於禮無所當大射儀無之注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義疏曰此所謂勝者總計之勝負也如右賢於左則此爲右黨之弟子如左賢於右則此爲左黨之弟子因使勝黨之弟子一人舉觶以爲罰爵始注其負者莫適主名故莫與爲耦也方云注下無能之說非是非獻非酬本無親酌之義投壺禮勝者亦使他人酌則非賤無能可知

酌者不授校爵略之也東壁云罰爵自取飲故不授非略之執弓反射位敖云反堂西之位已已疏同酌有事

司射先反位疏而司射先反位於衍下文司射命衆耦五字官補衆耦等乃來就射位

三耦及衆射者　勝者先升楊敖皆重升字堂少右

不勝者先降疏皆有衍浦校上射在先

有執爵者疏贊者謂主人之賤不射者方云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東壁云此公事宜用公家員吏不得云主人之賤者酌訖奠於豐上如下文贊者卽六字浦依朱節去而補立於序端文出於如官改大射也

若大夫之耦不勝注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衍朱李皆無

衆賓繼既石經繼飲注設豐者反豐於于堂西

司馬洗爵升注鄉人獲者賤東壁云大射服不與獲者互稱則二者等耳服不下士此鄉大夫之屬未必卽賤於下士疏使服不氏侯官唱獲

獲者負侯疏知負侯中者以已官改下云適右个今此與受獻者補不同面獲者據下官補文東面是受爵於侯下金校補東面設薦俎浦補薦不舊倒金正亦在侯者則正朱作是或改止俱不必從祭侯何名獻獲也

獲者執爵疏故云是以獻焉補也故云言使設新之二字浦補也

獲者南面坐疏右又祭薦俎　鄭注云二手祭酒者獲者二字浦補南面於俎之北與適左个中亦石經皆官云石經譌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疏則己已所當得　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乏浦金改位　案大射注北鄉此鄉官改受獻之位也司馬受爵疏此近乏者乏者二字浦補己所有事之處

司射適敖作西階西　薦脯醢敖云當有設字折俎有祭疏此薦獻官改脯醢及折俎有祭肺舊倒官正一一祭者亦薦有脯醢祭肺官改釋獲者薦右疏辟浦補設于乏南

司射去扑疏云位射位者衍知是射位浦補者下云各以其耦進浦補以此當次序拾取矢時射官改司射先反位疏云鄉不言先三故位知官改事不同也三耦及衆賓疏爲嫌謂言浦改尊卑不同

司射作拾取矢疏謂各於堂上北當作南面相見而揖及楅揖注不北面揖由便也東壁云此經先言階前乃言及楅是從堂東西徑至階前南行直東西當楅之處主人轉向楅西行賓轉向楅東行及楅乃揖與三耦面位自不同注由便之說混疏謂賓主出堂更不可解卒北面注亦於三耦爲之位東壁云此特如三耦耳疏與上浦金皆據通解補拾取卽退不必以位言再請射章四字三耦取矢訖故云亦於與三耦爲之位也

與反位而后後石經后各本同耦揖進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敖云上疑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或曰進字亦衍射如初疏云鄉言還當上射耦西面

司馬升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敖云司射唯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如故也似不宜襲此襲字衍文注遙號令命浦金校改之可也疏大師位其東改東官北西面　樂正二字浦補東面命大師

司射遂適階間疏皆以浦補四節拾將乘矢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命東面。官改正。大師曰注其他賓客卿鄉。李楊卿。官同。疏除州長鄉大夫外。亦當作卿。大夫則歌采蘋疏據官。補。周禮射人而知以其同用有。官改。樂賢之志也

大師不與疏次番。番。射時故知二字浦校補。此降者但浦校補。衆賓也

司射命設豐升飲如初敖云大射儀此下有卒退豐與觶如初一句。此脫。

司射猶祖決遂疏云補。并矢於弦

司射反位遂授有司于於。石經于。堂西

司馬反爲司正疏自此盡司正降復位五字浦改。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案浦所改是也。

樂正命弟子注樂正反自敖作子。官以文勢較順。西階東疏合令。樂訖上無告請于賓之事故不升而反其堂下之位此十字本作宜與正歌備已後同。浦校改。也

主人阼階上注少陸小逡遁也

賓揖就席注鄉疑疏同所酬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方云此尊卑亦非一定有司教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爲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受酬者必少而轉爲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爲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多故必以字別之其中或有同姓遞酬者則宜竝以字舉可知矣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義疏云蓋當酒禮不言作受酬者故其辭曰某子受酬爲受酬者言之也此經既兩告之鄉飲言作受酬者故曰某酬某子爲酬者言之也二經亦互見爲義耳

衆受酬者注主人之贊奠者

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下當有圈隔

司正降復位疏司射掌當浦校改監旅酬訖

舉觶者退　賓與大夫坐石經及李楊敖本皆有反奠于其所與　疏前已旅酬所衍盛禮已重

若無大夫疏至旅酬復使二人公君浦改官改若非命長媵一爵於君二字浦衍與此同

反命于主人疏知弟子是未刻賓黨者

司正升立于序端惠云此當是西序端或從鄉飲酒禮作席端升立席端俟賓取俎　疏下云賓俎授司正五字金校補司正以俎出授從者　則此俟金校補弟子升受俎者

賓取俎疏鄉飲酒燕禮大射賓客二字浦校刪皆有俎徹三字浦校刪歸其俎二字浦校補客之左右四字刪以浦校補俎是肴之貴

主人以賓揖讓疏則尊者說屨履在戶內　此乃鄉射非飲酒臣禮

無算石經爵注筭賓與大夫夫將旅　疏以鄭注可知故知浦補誤下未刻也官補有

而錯皆不拜注禮又殺也官移後卒受者以虛觶降節注中今文無執觶以下并疏皆繫此下戴云非　疏云皆不拜受禮又浦補殺也者　故言禮又殺

也下官移後疏此經曰執觶者至末一段於此下非

辯卒受者與注衆賓之至各本之末不以己尊孤於各本孤疏同人也疏故降復于東階前西而北上位皆與旅三字金校補也

長受酬注古文曰受朱李皆有酬者不拜疏嫌堂上浦金校補下異位

卒受者以虛觶注今文無衍盛戴皆云然案疏有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賓觶觶爲之戴云此總上文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數觶字今文皆作爵惟賓觶之觶今文作觶疏今文二字當移於無此執觶上此經云執觶者無此執觶又今文無執觶及四字衍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云實觶觶爲之者亦不從也案此疏亦殊難通此經云執觶者洗升若無執觶二字則入觶爲之三字今文雖不同古文然文理不應繆戾若此官本不細審而移於而錯皆不拜之下益無所當

賓與疏鄭注鍾師詩下同云鍾師云陔夏下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雖非正文亦據周東壁云當作儀禮而言

穆叔公如晉

明日賓朝服 此注下之疏乃後主人釋服節疏在釋注之前官移正

主人釋服 疏斗端即朝服之衣下官改

無介 朱子云鄉射禮本自無介注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 東壁云案異之云者謂同一禮而節文或殊如士冠禮或禮或醮不但勞禮無介此疑衍文之不同耳若此息司正本在正禮之外烏得以禮之異者言之

迎于門外 注賓降說屨升堂坐矣

以告于鄉先生 注鄉先生卿鄉非疏同大夫致仕者也 疏居士錦縞帶

羞唯所有 疏謂昨日所有之餘見物 東壁云所有不一何必以昨日爲說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 注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

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方云公士蓋鄉大夫所興之賢能升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爲賓大夫與衆士耦且爲下射乃慮其爲賓屈乎 疏不以鄉人加尊於大

夫故易去之 敖云大夫於一人舉解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禮方云在官之士不能舍其職業而爲鄉遂之賓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助主人涖事者皆不可以爲賓云鄉賓主用處士即經

云二字浦補君子者浦云無經云則者字當去也東壁云上經君子蓋不爲賓者疏合而言之混矣

使能不宿戒疏解上賓用處士東壁云賓不可以言使此以諸執事言擇其諳於禮者而使之故不宿不戒

尊綌冪官冪譌下竝同疏卽士冠禮禮補子從禮子于浦改質也方圜壺壺則無冪以疏布巾浦補下以畫布巾同冪八尊其用文德則黼黻可巾冪必有布執冪則列未命之前

蒲筵繭布純疏雖有公卿之尊無加席東壁云經言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席則有加席矣取相舊倒官正承藉之義耳

西序之席北上敖曰經言衆賓長西序之席三人耳又曰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疏衆賓之席序繼賓已西尊東不能浦補受獻用爵句上通解有凡字別本無

薦脯用籩疏鄭云謂腊脯浦改之以爲祭祀豆實鄉飲酒法記橫祭牛膉於脯橫官改上俎由東壁疏上云亨享于堂東北實俎曰載由在官改

賓俎脊脅肩肺疏對左體金補殷所貴賓主已用舊未刻肩臂二大夫則取後體用膞膞後若膞同故下文云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敖云臑衍
將舉者於右疏謂若酬一人二人舉觶皆二字浦補奠之於薦右
三笙一和而成聲敖謂一人吹其所歌之詩以和之吳云笙詩有聲無辭當從注疏
獻工與笙疏無妨堂下更人入用之
司射既袒決遂注著竝行事也宋本事與疏合疏案上文將射司射二字浦補適堂西袒決遂取弓矢於階西二字浦補西階上北面告賓
凡侯注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六字疏亦有之文義不貫宋本無皆謂采其地也象其於依疏改正鵠之處耳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不浦金改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宋本有李同朱子云注說未安恐止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義疏云周禮司裘注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

迷惑者也。據此。則此　疏注乃鄭氏未定之說。據記　天子燕射記五字衍。官刪。明天子燕射　亦立　如。浦改。賓主行射禮又非私相燕勞　射。故經　官補。云獸侯於此鄉射　浦補。記也　則此以　亦。官改。蜃灰塗之　三二。者皆猛獸

凡畫者丹質　疏此獸　燕。官改。侯　也衍。浦金校。又是燕射之侯　欲畫此五色三色二色　二字浦補。雲氣時必先用丹采其　此。浦改。地　幾外諸侯　者之二字衍。九十步侯　之衍。官俱刪。內　云　雲。丹淺於赤者

射自楹間　疏則是有室　庠則。浦改。而　浦補。物當楣　故君子跬步而　面。不敢　彼文有。忘孝也　武跡也尺二寸者　四字金補。

凡適堂西　遂　送。石經遂。西取弓矢

旌各以其物　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　東壁云。此物當卽司常九旗之物。若止以雜帛言。非各以之義。此鄉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旜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旗中。豈得專以雜帛爲訓。或於榭　監本疏謝。是大夫詢衆庶故　補。射則　補。於庠也　補。下射於謝於序是六字衍。諸侯州長是士春秋習射則　補。於榭也　補。皆浦校。

無物注不命者無物東壁云司常謂大夫士建物未嘗謂士定爲一命以上而不命之士不在其列也杠拉橦也七尺曰仞東壁云案考工匠人廣尺深尺爲畎遂溝洫各以次加倍深廣之數無不同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是尋仞皆八尺

楅長如笥其中蛇石經虵注司馬左右左右司馬倒官正撫矢而乘之疏於背上通身著音官改當言直者二字浦從楊補當心中央也

楅髹橫而奉石經拳陸同朱子云當作奉之疏故記言南北當洗南北節也朱作以爲南北之節楅橫而拳之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疏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東壁云周禮六藝教士豈有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此或有疾不與耳又記言衆賓亦不得止言三賓方云三賓或有老疾而用爲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文弨案集相之延射有旄期稱道不倦者亦得在位則方說可信也衆賓或有奇而無耦者又或比耦之餘雖有二人而行輩相懸皆不可以爲耦故有不與者也

取誘射之矢者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朱子云上經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似與上矛盾疏反位俟取矢東西望浦改訖上射朱子云上射亦與後者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疏必以司馬射浦改決之者

大夫降疏謂賓浦補主人大夫降時　射至乃就取官改其耦共升射

大夫與士射祖纁石經薰宋本李楊敖皆同古通用襦注不肉袒殊於耦東壁云下文大夫與君射則肉袒大夫之耦未聞肉袒也特不用襦耳

耦少退于物方云敖氏謂少退于物則與君之耦同禮必無此是也蓋春秋以降大夫僭用君禮記者習而不察以爲當然耳文弨案大射公將射賓先待於物北北一笴一笴則退三尺也此云少退則尚不離物與君禮自別且既發則無事少退以下大夫亦情理當如此

禮射不主皮注不待中爲雋也東壁云射以比禮比樂爲尚然據上中者釋獲則亦未嘗無取於中但不必貫革耳

餘獲陳於澤　勇力之取也宋本有李同疏不下金改言鄉射者　據向內浦改田時也　戰鬬不可空不周禮大司馬疏引作空習　凡祭取彼文有所字

國屬　澤宮中者射官改將欲向射宮先向澤宮中行官補試弓習武之射　而注引圍師人官改職曰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謂西楹西豐上之射浦改爵也

獲者之俎折脊脅脇 案大射儀注中引此無臑字。吳云。臑在折中。不應又出臑字。敖本刪。但注疏有臑字解。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注臑若膊 膊譌。下同。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東壁云。記止言臑。則不用膊胳可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臑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得用臑。不必易臑爲膊。疏釋曰前足肩臂臑後足膊胳觳 十字闕。圖有。不得整 正。官改。體

東方謂之右个 注侯以鄉堂黨爲面也

歌騶虞若采蘋 方云。疑賓主人衆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竝宜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爲別。義不可通。

不洗者不祭 注不盛 浦云。鄉飲酒注。不甚潔也。此脫潔字而誤甚爲盛耳。

既旅士不入 注後 從宋本。後李同。正禮也

大夫後出 注不干 于疏同。其賓主之禮

主人送于門外 注大夫乃出送拜 舊倒。依宋本正。與疏合。之

中十尺注考工功記曰疏云用布五丈尺官改純三只尺官改下同只八寸吳云只八寸鄭答趙商語見天官內宰及聘禮疏中士喪禮爲銘云云浦改故周禮鄭注浦補云凡爲神之衣物必沽治而小是也

侯道五十弓注宜於用宋本於李同浦金校與疏合射器也正二寸者衍宋本無疏弓之下古官改制六尺故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故此經云弓也官刪而云弓者四字宜於作宜用射器下刪也字文尤順

倍中以爲躬疏身謂爲官改中

下舌半上舌疏總計用布四丈二尺也衍通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官補

箭籌八十注其時衆寡賓宋本寡李同從賓疏舉成數以十耦爲正云浦金改者但浦改一者數之始

長尺有握注刊本一作衍朱李無疏當併刪膚

若飲君注君既卒爵復自飲酌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剖下竝旌獲注今文皮樹爲繁豎從立譌繁爲縪縪

於郊則閭中注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據本書補疏同之左疏公入鷖從鳥譌禮未刻記云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周書見於國語也案此逸周書王會解文

於竟則虎中疏以主其楊圖校改君有送賓之事東壁云注言與鄰國君射或因遇而射是未可知若送賓之事恐非古也

大夫兕中疏爲卿大夫其物數雖同旌旃依命數不同東壁云與上旌各以其物疏同一繆誤

士鹿中翿旌以獲經文七字脫石經有朱李敖同注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此二十一字脫朱李楊本有疏無可攷矣

唯君有射于國中疏是其一隅耦浦改官改證

君在大夫射注不袒纁襦纁